

萬 有 文 庫

第 二 集 七 百 種

王 雲 五 主 編

史 繹

(七 十 二)

馬 驢 撰

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

史 繹

(七十二)

撰 駙 馬

書 叢 本 基 學 國

萬有文庫

第二集七百種

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釋史卷一百十二

戰國第十二

列莊之學上

【劉向別錄】列子者鄭人也。與鄭繆公同時。蓋有道者也。其學本於黃帝老子。號曰道家。○宜爲繆公。漢書道家。列子

八篇。名御寇。

【列子】天子列子居鄭圃四十年。人無識者。國君卿大夫眎之。猶衆庶也。國不足。將嫁於衛。弟子曰。先生往。無反期。弟子敢有所謁。先生將何以教。先生不聞。壺丘子林之言乎。子列子笑曰。壺子何言哉。雖然。夫子嘗語伯昏瞀人。吾側聞之。試以告女。其言曰。有生不生。有化不化。不生者能生。生者能化。化者不能不生。化者不能不化。故常生常化。常生常化者。無時不生。無時不化。陰陽爾。四時爾。不生者疑獨。不化者往復。往復。其際不可終。疑獨。其道不可窮。黃帝書曰。谷神不死。是謂玄牝。玄牝之門。是謂天地之根。繇繇若存。用之不勤。故生物者不生。化物者不化。自生自化。自形自色。自智自力。自消自息。謂之生化。形色智力消息者。非也。子列子曰。天地無全功。聖人無全能。萬物無全用。故天職生覆。地職形載。聖職教化。物職所宜。然則天有所短。地有所長。聖有所否。物有所通。何則。生覆者不能形載。形載者不能教化。教

化者不能遠所宜。宜定者不出所位。故天地之道。非陰則陽。聖人之教。非仁則義。萬物之宜。非柔則剛。此皆隨所宜而不能出所位者也。故有生者。有生生者。有形者。有形形者。有聲者。有聲聲者。有色者。有色色者。有味者。有味味者。生之所生者死矣。而生生者未嘗終。形之所形者實矣。而形形者未嘗有。聲之所聲者聞矣。而聲聲者未嘗發。色之所色者彰矣。而色色者未嘗顯。味之所味者嘗矣。而味味者未嘗呈。皆無爲之職也。能陰能陽。能柔能剛。能短能長。能圓能方。能生能死。能暑能涼。能浮能沈。能宮能商。能出能沒。能玄能黃。能甘能苦。能羶能香。無知也。無能也。而無不知也。而無不能也。子列子適衛。食於道。從者見百歲髑髏。攬蓬而指。顧謂弟子百豐曰。唯予與彼。知而未嘗生。未嘗死也。此過養乎。此過歡乎。種有幾。若蠹爲鶉。得水爲隘。得水土之際。則爲蠹。蟻之衣。生於陵屯。則爲陵鳥。陵鳥得鬱栖。則爲鳥足。鳥足之根爲鱗。鱗其葉爲胡蝶。胡蝶肯也。化而爲蟲。生竈下。其狀若脫。其名曰駒掇。駒掇千日化而爲鳥。其名曰乾餘骨。乾餘骨之沫爲斯彌。斯彌爲食。醯醢。醢生乎食。醢黃軹。食醢黃軹。生乎九獸。九獸生乎膾。膾爲鷓。生乎腐蠶。羊肝化爲地臯。馬血之爲轉燐也。人血之爲野火也。鷓之爲鷓。鷓之爲布穀。布穀久復爲鷓也。燕之爲蛤也。田鼠之爲鶉也。朽瓜之爲魚也。老韭之爲莧也。老踰之爲獫也。魚卵之爲蟲。蠶爰之獸。自孕而生。曰類。河澤之鳥視而生。曰鷓。純雌。其名大腰。純雄。其名穉蜂。思士不妻而感。思女不夫而孕。后稷生乎巨跡。伊尹生乎空桑。厥昭生乎濕。醢雞生乎酒。羊奚比乎不苟。久竹生青寧。青寧生程。程生馬。馬

生人人久入于機。萬物皆出于機。皆入于機。杞國有人。憂天地崩墜。身亡所寄。廢寢食者。又有憂彼之
所憂者。因往曉之曰。天積氣耳。亡處亡氣。若屈伸呼吸。終日在天地中行止。奈何憂崩墜乎。其人曰。天果積
氣。日月星宿不當墜邪。曉之者曰。日月星宿亦積氣中之有光耀者。只使墜。亦不能有所中傷。其人曰。奈
地壞何。曉者曰。地積塊耳。充塞四虛。亡處亡塊。若躇步跚跖。終日在地上行止。奈何憂其壞。其人舍然大
喜。曉之者亦舍然大喜。長廬子聞而笑之曰。虹蜺也。雲霧也。風雨也。四時也。此積氣之成乎天者也。山嶽
也。河海也。金石也。火木也。此積形之成乎地者也。知積氣也。知積塊也。奚謂不壞。夫天地空中之一細物。
有中之最巨者。難終難窮。此固然矣。難測難識。此固然矣。憂其壞者。誠爲大遠。言其不壞者。亦爲未是。天
地不得不壞。則會歸于壞。遇其壞時。奚爲不憂哉。子列子聞而笑曰。言天地壞者亦謬。言天地不壞者亦
謬。壞與不壞。吾所不能知也。雖然。彼一也。此一也。故生不知死。死不知生。來不知去。去不知來。壞與不壞。
吾何容心哉。齊之國氏大富。宋之向氏大貧。自宋之齊。請其術。國氏告之曰。吾善爲盜。始吾爲盜也。一
年而給。二年而足。三年大壤。自此以往。施及州閭。向氏大喜。喻其爲盜之言。而不喻其爲盜之道。遂踰垣
鑿室。手目所及。亡不探也。未及時。以賊獲罪。沒其先居之財。向氏以國氏之謬已也。往而怨之。國氏曰。若
爲盜若何。向氏言其狀。國氏曰。嘻。若失爲盜之道。至此乎。今將告若矣。吾聞天有時。地有利。吾盜天地之
時。利雲雨之滂澍。山澤之產育。以生吾禾。植吾稼。築吾垣。建吾舍。陸盜禽獸。水盜魚鼈。亡非盜也。夫禾稼

土木禽獸魚鼈皆天之所生。豈吾之所有。然吾盜天而亡殃。夫金玉珍寶穀帛財貨人之所聚。豈天之所與。若盜之而獲罪。孰怨哉。向氏大惑。以爲國氏之重罔己也。過東郭先生問焉。東郭先生曰。若一身庸非盜乎。盜陰陽之和。以成若生。載若形。況外物而非盜哉。誠然。天地萬物不相離也。認而有之。皆惑也。國氏之盜。公道也。故亡殃。若之盜。私心也。故得罪。有公私者。亦盜也。亡公私者。亦盜也。公公私私。天地之德。知天地之德者。孰爲盜邪。孰爲不盜邪。

帝黃

列子師老商氏。友伯高子。進二子之道。乘風而歸。尹生聞之。從

列子居。數月不省舍。因閒請斬其術者。十反而十不告。尹生懟而請辭。列子又不命。尹生退。數月意不已。又往從之。列子曰。汝何去來之頻。尹生曰。曩草戴有請於子。子不我告。固有憾於子。今復脫然。是以又來。列子曰。曩吾以汝爲達。今汝之鄙至此乎。姬將告汝所學於夫子者矣。自吾之事夫子。友若人也。三年之後。心不敢念是非。口不敢言利害。始得夫子一眄而已。五年之後。心庚念是非。口庚言利害。夫子始一解顏而笑。七年之後。從心之所念。庚無是非。從口之所言。庚無利害。夫子始一引吾竝席而坐。九年之後。橫心之所念。橫口之所言。亦不知我之是非利害歟。亦不知彼之是非利害歟。亦不知夫子之爲我師。若人之爲我友。內外進矣。而後眼如耳。耳如鼻。鼻如口。無不同也。心凝形釋。骨肉都融。不覺形之所倚。足之所履。隨風東西。猶木葉榦殼。竟不知風乘我邪。我乘風乎。今汝居先生之門。曾未浹時。而懟憾者再三。汝之片體將氣所不受。汝之一節將地所不載。履虛乘風。其可幾乎。尹生甚怍。屏息良久。不敢復言。

【述記】列子

御風而行。當以立春日歸乎八荒。立秋日遊於風穴。是風至卽草木皆生。去則草木皆落。謂之離合風。

列禦寇爲伯昏無人射。引之盈貫。措杯水其肘上。發之。

鏑矢復沓。方矢復寓。常是時也。猶象人也。伯昏無人曰。是射之射。非不射之射也。當與汝登高山。履危石。臨百仞之淵。若能射乎。於是無人遂登高山。履危石。臨百仞之淵。背逡巡。足二分垂在外。揖禦寇而進之。禦寇伏地。汗流至踵。伯昏無人曰。夫至人者。上闕青天。下潛黃泉。揮斤八極。神氣不變。今汝怵然有恟目之志。爾於中也殆矣夫。有神巫自齊來。處於鄭。命曰季咸。知人死生存亡禍福壽夭。期以歲月旬日。如神。鄭人見之。皆避而走。列子見之而心醉。而歸以告壺丘子曰。始吾以夫子之道爲至矣。則又有至焉者矣。壺子曰。吾與汝無其文。未旣其實。而固得道歟。衆雌而無雄。而又奚卵焉。而以道與世抗。必信矣夫。故使人得而相汝。嘗試與來。以予示之。明日。列子與之見壺子。出而謂列子曰。譖子之先生死矣。弗活矣。不可以旬數矣。吾見怪焉。見濕灰焉。列子入。涕泣沾衾。以告壺子。壺子曰。向吾示之以地文罪乎。不諛不止。是殆見吾杜德幾也。嘗又與來。明日。又與之見壺子。出而謂列子曰。幸矣。子之先生遇我也。有繆矣。灰然有生矣。吾見杜權矣。列子入告壺子。壺子曰。向吾示之以天壤。名實不入。而機發於踵。此爲杜權。是殆見吾善者幾也。嘗又與來。明日。又與之見壺子。出而謂列子曰。子之先生坐不齊。吾無得而相焉。試齊。將且復相之。列子入告壺子。壺子曰。向吾示之以太沖莫朕。是殆見吾衡氣幾也。覩旋之潘爲淵。止水之潘爲淵。流水之潘爲淵。濫水之潘爲淵。沃水之潘爲淵。洑水之潘爲淵。雍水之潘爲淵。汧水之潘爲淵。肥水之

潘爲淵。是爲九淵焉。嘗又與來。明日。又與之見壺子。立未定。自失而走。壺子曰。追之。列子追之而不及。反以報壺子曰。已滅矣。已失矣。吾不及也。壺子曰。向吾示之以未始出吾宗。吾與之虛而猗移。不知其誰何。因以爲茅靡。因以爲波流。故逃也。然後列子自以爲未始學。而歸。三年不出。爲其妻爨。食豨如食人。於事無親。雕琢復朴。塊然獨以其形立。怗然而封戎。壹以是終。子列子之齊。中道而反。遇伯昏瞀人。伯昏瞀人曰。奚方而反。曰。吾驚焉。惡乎驚。吾食於十漿。而五漿先饋。伯昏瞀人曰。若是。則汝何爲驚已。曰。夫內誠不解形。譟成光。以外鎮人心。使人輕乎貴老。而齧其所患。夫漿人特爲食羹之貨。無多餘之贏。其爲利也薄。其爲權也輕。而猶若是。而況萬乘之主。身勞於國。而智盡於事。彼將任我以事。而效我以功。吾是以驚。伯昏瞀人曰。善哉。觀乎汝處己。人將保汝矣。無幾何而往。則戶外之屢滿矣。伯昏瞀人北面而立。敦杖蹙之乎頤。立有閒。不言而出。賓者以告列子。列子提履徒跣而走。暨乎門。問曰。先生旣來。曾不廢藥乎。曰。已矣。吾固告汝曰。人將保汝。果保汝矣。非汝能使人保汝。而汝不能使人無汝保也。而焉用之感也。感豫出異。且必有感也。搖而本身。又無謂也。與汝遊者。莫汝告也。彼所小言。盡人毒也。莫覺莫悟。何相孰也。狀不必童而智童。智不必童而狀童。聖人取智童而遺童狀。衆人近童狀而疏童智。狀與我童者。近而愛之。狀與我異者。疏而畏之。有七尺之骸。手足之異。戴髮含齒。倚而趣者。謂之人。而人未必無獸心。雖有獸心。以狀而見親矣。傅翼戴角。分牙布爪。仰飛伏走。謂之禽獸。而禽獸未必無人心。雖有人心。以狀而見疏矣。

庖犧氏、女媧氏、神農氏、夏后氏、蛇身人面、牛首虎鼻。此有非人之狀。而有大聖之德。夏桀殷紂、魯桓楚穆。狀貌七竅皆同于人。而有禽獸之心。而衆人守一狀以求至智。未可幾也。黃帝與炎帝戰于阪泉之野。師熊羆狼豹、猛虎爲前驅。鵬鷖鷹鳶爲旗幟。此以力使禽獸者也。堯使夔典樂。擊石拊石。百獸率舞。簫韶九成。鳳皇來儀。此以聲致禽獸者也。然則禽獸之心。奚爲異人。形音與人異。而不知接之道焉。聖人無所不知。無所不通。故得引而使之焉。禽獸之智。有自然與人童者。其齊欲攝生。亦不假智于人。也。牝牡相偶。母子相親。避平依險。違寒就溫。居則有羣。行則有列。小者居內。壯者居外。飲則相攜。食則鳴羣。太古之時。則與人同處。與人竝行。帝王之時。始驚駭散亂矣。逮于末世。隱伏逃竄。以避患害。今東方介氏之國。其國人數數解六畜之語者。蓋偏知之所得。太古神聖之人。備知萬物情態。悉解異類音聲。會而聚之。訓而受之。同于人民。故先會鬼神魑魅。次達八方人民。末聚禽獸蟲蛾。言血氣之類。心智不殊遠也。神聖知其如此。故其所教訓者。無所遺逸焉。

周穆王 子列子曰：善爲化者。其道密庸。其功同人。五帝之德。三王之功。未必盡智勇之力。或由化而成。孰測之哉。覺有八徵。夢有六候。奚謂八徵。一曰故。二曰爲。三曰得。四曰喪。五曰哀。六曰樂。七曰生。八曰死。此八者。徵形所接也。奚謂六候。一曰正夢。二曰噩夢。三曰思夢。四曰寤夢。五曰喜夢。六曰懼夢。此六者。神所交也。不識感變之所起者。事至則惑其所由然。識感變之所起者。事至則知其所由然。知其所由然。則無所但一體之盈虛消息。皆通於天地。應於物類。故陰氣壯。則夢涉大水而

恐懼陽氣壯。則夢涉大火而燔。陰陽俱壯。則夢生殺。甚飽則夢與。甚饑則夢取。是以以浮虛爲疾者。則夢揚。以沈實爲疾者。則夢溺。藉帶而寢。則夢蛇。飛鳥銜髮。則夢飛。將陰夢火。將疾夢食。飲酒者憂。歌舞者哭。子列子曰。神遇爲夢。形接爲事。故晝想夜夢。神形所遇。故神凝者。夢想自消。信覺不語。信夢不達。物化之往來者也。古之真人。其覺自忘。其寢不夢。幾虛語哉。西極之南隅。有國焉。不知境界之所接。名古莽之國。陰陽之氣所不交。故寒暑亡辨。日月之光所不照。故晝夜亡辨。其民不食不衣而多眼。五旬一覺。以夢中所爲者實。覺之所見者妄。四海之齊。謂中央之國。跨河南北。越岱東西。萬有餘里。其陰陽之審度。故一寒一暑。昏明之分。察故一晝一夜。其民有智有愚。萬物滋殖。才藝多方。有君臣相臨。禮法相持。其所云爲。不可稱計。一覺一寐。以爲覺之所爲者實。夢之所見者妄。東極之北隅。有國曰阜落之國。其土氣常燠。日月餘光之照。其土不生嘉苗。其民食草根木實。不知火食。性剛悍。彊弱相藉。貴勝而不尚義。多馳步。少休息。常覺而不眠。周之尹氏。大治產。其下趣役者。侵晨昏而弗息。有老役夫。筋力竭矣。而使之彌勤。晝則呻呼而卽事。夜則昏憊而熟寐。精神荒散。昔昔夢爲國君。居人民之上。總一國之事。遊燕宮觀。恣意所欲。其樂無比。覺則復役。人有慰諭其勲者。役夫曰。人生百年。晝夜各分。吾晝爲僕虜。苦則苦矣。夜爲人君。其樂無比。何所怨哉。尹氏心營世事。慮鍾家業。心形俱疲。夜亦昏憊而寐。昔昔夢爲人僕。趨走作役。無不爲也。數罵杖撻。無不至也。眠中吟嚙呻呼。徹旦息焉。尹氏病之。以訪其友。友曰。若位足榮身。資財有餘。勝人

遠矣。夜夢爲僕，苦逸之復，數之常也。若欲覺夢兼之，豈可得邪？尹氏聞其友言，寬其役夫之程，減己思慮之事，疾竝少閒。鄭人有薪于野者，遇駭鹿，御而擊之斃之，恐人見之也，遽而藏諸隍中，覆之以蕉，不勝其喜。俄而遺其所藏之處，遂以爲夢焉。順途而詠其事，傍人有聞者，用其言而取之。旣歸，告其室人曰：「向薪者夢得鹿，而不知其處。吾今得之，彼直真夢者矣。」室人曰：「若將是夢見薪者之得鹿邪？詎有薪者邪？今真得鹿，是若之夢真邪？」夫曰：「吾據得鹿，何用知彼夢我夢邪？」薪者之歸，不厭失鹿，其夜真夢藏之之處，又夢得之之主，爽旦案所夢而尋得之，遂訟而爭之。歸之士師，士師曰：「若初真得鹿，妄謂之夢，真夢得鹿，妄謂之實，彼真取若鹿，而與若爭鹿，室人又謂夢認人鹿，無人得鹿，今據有此鹿，請二分之。」以聞鄭君，鄭君曰：「嘻！士師將復夢分人鹿乎？訪之相國，國相曰：「夢與不夢，臣所不能辨也。欲辨覺夢，唯黃帝孔丘，今亡黃帝孔丘，孰辨之哉？且恂士師之言可也。」宋陽里華子，中年病忘，朝取而夕忘，夕與而朝忘，在塗則忘行，在室則忘坐，今不識先後，不識今闔室毒之，謁史而卜之，弗占，謁巫而禱之，弗禁，謁醫而攻之，弗已。魯有儒生，自媒能治之，華子之妻子以居產之半，請其方，儒生曰：「此固非卦兆之所占，非祈請之所禱，非藥石之所攻，吾試化其心，變其慮，庶幾其瘳乎。」於是試露之而求衣，饑之而求食，幽之而求明，儒生欣然告其子曰：「疾可已也。」然吾之方密傳世，不以告人，試屏左右，獨與居室七日，從之，莫知其所施爲也。而積年之疾一朝都除，華子旣悟，迺大怒，黜妻，罰子，操戈逐儒生。宋人執而問其以，華子曰：「曩吾忘也，蕩蕩然不覺。」

天地之有無。今頓識既往。數十年來。存亡得失。哀樂好惡。擾擾萬緒起矣。吾恐將來之存亡得失。哀樂好惡之亂吾心如此也。須臾之忘。可復得乎。子貢聞而怪之。以告孔子。孔子曰。此非汝所及乎。顧謂顏回紀之。燕人生於燕。長於楚。及老而還本國。過晉國。同行者誑之。指城曰。此燕國之城。其人愀然變容。指社曰。此若里之社。乃喟然而歎。指舍曰。此若先人之廬。乃涓然而泣。指壠曰。此若先人之冢。其人哭不自禁。同行者啞然大笑曰。予昔給若。此晉國耳。其人大慙。及至燕。真見燕國之城社。真見先人之廬冢。悲心更微。尼仲子列子既師壺丘子林。友伯昏瞀人。乃居南郭。從之處者日數。而不及。雖然。子列子亦微焉。朝朝相與辨。無不聞。而與南郭子連牆。二十年不相謁請。相遇于道。目若不相見者。門之徒役。以爲子列子與南郭子有敵。不疑。有自楚來者。問子列子曰。先生與南郭子奚敵。子列子曰。南郭子貌充心虛。耳無聞。目無見。口無言。心無知。形無惕。往將奚爲。雖然。試與汝偕往閱。弟子四十人同行。見南郭子。果若欺魄焉。而不可與接。顧視子列子。形神不相偶。而不可與羣。南郭子俄而指子列子之弟子末行者與言。衍衍然若專直而在雄者。子列子之徒駭之。反舍。咸有疑色。子列子曰。得意者無言。進知者亦無言。用無言爲言。亦言。無知爲知。亦知。無言與不言。無知與不知。亦言亦知。亦無所不言。亦無所不知。亦無所言。亦無所知。如斯而已。汝奚妄駭哉。初。子列子好遊。壺丘子曰。禦寇好遊。遊何所好。列子曰。遊之樂所玩。無故人之遊也。觀其所見。我之遊也。觀其所變。遊乎遊乎。未有能辨其遊者。壺丘子曰。禦寇之遊。固與人同歟。而曰固

與人異歟。凡所見亦恆見其變。玩彼物之無。故不知我亦無。故務外遊。不知務內觀。外遊者求備于物。內觀者取足于身。取足于身。遊之至也。求備于物。遊之不至也。於是列子終身不出。自以爲不知遊。壺丘子曰。遊其至乎。至遊者不知所適。至觀者不知所既。物物皆遊矣。物物皆觀矣。是我之所謂遊。是我之所謂觀也。故曰。遊其至矣乎。遊其至矣乎。無所由而常生者。道也。由生而生。故雖終而不亡。常也。由生而亡。不幸也。有所由而常死者。亦道也。由死而死。故雖未終而自亡者。亦常。由死而生。幸也。故無用而生。謂之道。用道得終。謂之常。有所用而死者。亦謂之道。用道而得死者。亦謂之常。季梁之死。楊朱望其門而歌。隨梧之死。楊朱撫其尸而哭。隸人之生。隸人之死。衆人且歌。衆人且哭。目將眇者。先睹秋毫。耳將聾者。先聞蚋飛。口將爽者。先辨淄澠。鼻將窒者。先覺焦朽。體將僵者。先亟犇佚。心將迷者。先識是非。故物不至者。則不反。湯問。殷湯問於夏革曰。古初有物乎。夏革曰。古初無物。今惡得物。後之人將謂今之無物。可乎。殷湯曰。然則物無先後乎。夏革曰。物之終始。初無極已。始或爲終。終或爲始。惡知其紀。然自物之分。自事之外。朕所不知也。殷湯曰。然則上下八方有極盡乎。革曰。不知也。湯固問。革曰。無則無極。有則有盡。朕何以知之。然無極之外。復無無極。無盡之中。復無無盡。無極復無無極。無盡復無無盡。朕以是知其無極無盡也。而不知其有極有盡也。湯又問曰。四海之外奚有。革曰。猶齊州也。湯曰。汝奚以實之。革曰。朕東行至營。人民猶是也。問營之東。復猶營也。西行至鹵。人民猶是也。問鹵之西。復猶鹵也。朕以是知四海四荒四極之

不異是也。故大小相含。無窮極也。含萬物者。亦如含天地。含萬物也。故不窮。含天地也。故無極。朕亦焉知天地之表。不有大天地者乎。亦吾所不知也。然則天地亦物也。物有不足。故昔者女媧氏練五色石以補其闕。斷鼇之足以立四極。其後共工氏與顓頊爭爲帝。怒而觸不周之山。折天柱。絕地維。故天傾西北。日月星辰就焉。地不滿東南。故百川水潦歸焉。湯又問物有巨細乎。有修短乎。有同異乎。革曰。渤海之東。不知幾億萬里。有大壑焉。實惟無底之谷。其下無底。名曰歸墟。八紘九野之水。天漢之流。莫不注之。而無增無減焉。其中有五山焉。一曰岱輿。二曰員嶠。三曰方壺。四曰瀛洲。五曰蓬萊。其山高下周旋三萬里。其頂平處九千里。山之中開相去七萬里。以爲隣居焉。其上臺觀皆金玉。其上禽獸皆純縞。珠玕之樹皆叢生。華實皆有滋味。食之皆不死。所居之人皆仙聖之種。一日一夕。飛相往來者。不可數焉。而五山之根。無所連著。常隨潮波。上下往還。不得暫時焉。仙聖毒之。訴之於帝。帝恐流於西極。失羣聖之居。乃命禺彊使巨鼇十五。舉首而戴之。迭爲三番。六萬歲一交焉。五山始峙。而龍伯之國有大人。舉足不盈數步。而暨五山之所。一釣而連六鼇。合負而趣歸其國。灼其骨以數焉。於是岱輿員嶠二山流於北極。沈於大海。仙聖之播遷者。巨億計。帝憑怒。侵滅龍伯之國。使阬侵小龍伯之民。使短。至伏羲神農時。其國人猶數十丈。從中州以東。四十萬里。得僬僥國人。長一尺五寸。東北極有人。名曰諍人。長九尺。荆之南。有冥靈者。以五百歲爲春。五百歲爲秋。上古有大椿者。以八千歲爲春。八千歲爲秋。朽壤之上有菌芝者。生於朝。死於晦。

春夏之月有蠓蚋者。因雨而生。見陽而死。終髮北之北。有溟海者。天池也。有魚焉。其廣數千里。其長稱焉。其名爲鯤。有鳥焉。其名爲鵬。翼若垂天之雲。其體稱焉。世豈知有此物哉。大禹行而見之。伯益知而名之。夷堅聞而志之。江浦之間。生廢蟲。其名曰焦螟。羣飛而集於蚊睫。弗相觸也。栖宿去來。蚊弗覺也。離朱子羽。方晝。拭目揚眉而望之。弗見其形。饒俞師曠。方夜。摘耳俛首而聽之。弗聞其聲。唯黃帝與容成子。居空峒之上。同齋三月。心死形廢。徐以神視。愧然見之。若嵩山之阿。徐以氣聽。砰然聞之。若雷霆之聲。吳楚之國。有大木焉。其名爲檮。碧樹而冬生。實丹而味酸。食其皮汁。已憤厥之疾。齊州珍之。渡淮而北。而化爲枳焉。鸚鵡不踰濟。貉躡汶。則死矣。地氣然也。雖然。形氣異也。性鈞已。無相易已。生皆全已。分皆足已。吾何以識其巨細。何以識其修短。何以識其同異哉。太行王屋二山。方七百里。高萬仞。本在冀州之南。河陽之北。北山愚公者。年且九十。面山而居。懲山之塞。出入之迂也。聚室而謀曰。吾與汝畢力平險。指通豫南。達于漢陰。可乎。雜然相許。其妻獻疑曰。以君之力。曾不能損魁父之丘。如太行王屋何。且焉置土石。雜曰。投諸渤海之尾。隱士之北。遂率子孫荷擔者三夫。叩石墾壤。箕畚運於渤海之尾。鄰人京城氏之孀妻有遺男。始亂。跳往助之。寒暑易節。始一反焉。河曲智叟笑而止之曰。甚矣。汝之不惠。以殘年餘力。曾不能毀山之一毛。其如土石何。北山愚公長息曰。汝心之固。固不可徹。曾不若孀妻弱子。雖我之死。有子存焉。子又生孫。孫又生子。子又有子。子又有孫。子孫無窮。匱也。而山不加增。何者而不平。河曲智叟亡以應。操

蛇之神聞之。懼其不已也。告之於帝。帝感其誠。命夸蛾氏二子負二山。一厝朔東。一厝雍南。自此冀之南。漢之陰。無隴斷焉。大禹曰。六合之閒。四海之內。照之以日月。經之以星辰。紀之以四時。要之以大歲。神靈所生。其物其形。或夭或壽。唯聖人能通其道。夏革曰。然則亦有不待神靈而生。不待陰陽而形。不待日月而明。不待殺戮而夭。不待將迎而壽。不待五穀而食。不待繪纈而衣。不待舟車而行。其道自然。非聖人之所通也。禹之治水。土也。迷而失塗。謬之一國。濱北海之北。不知距齊州幾千萬里。其國名曰終北。不知際畔之所齊限。無風雨霜露。不生鳥獸蟲魚草木之類。四方悉平。周以喬陟。當國之中有山。山名壺領。狀若甌甄。頂有口。狀若員環。名曰滋穴。有水湧出。名曰神漢。臭過蘭椒。味過醪醴。一源分爲四埒。注於山下。經營一國。亡不悉徧。土氣和。亡札厲。人性婉而從物。不競不爭。柔心而弱骨。不驕不忌。長幼儕居。不君不臣。男女雜游。不媒不聘。緣水而居。不耕不稼。土氣溫適。不織不衣。百年而死。不夭不病。其民孳阜。亡數。有喜樂。亡衰老。哀苦。其俗好聲。相攜而迭謠。終日不輟音。饑倦則飲神漢。力志和平。過則醉。經旬乃醒。沐浴神漢。膚色脂澤。香氣經旬乃歇。周穆王北游。過其國。三年忘歸。既反周室。慕其國。愾然自失。不進酒肉。不召嬪御者。數月乃復。管仲勉齊桓公。因游遼口。俱之其國。幾尅舉。隰朋諫曰。君舍齊國之廣。人民之衆。山川之觀。殖物之阜。禮義之盛。章服之美。妖靡盈庭。忠良滿朝。肆咤則徒卒百萬。視攜則諸侯從命。亦奚羨於彼。而棄齊國之社稷。從戎夷之國乎。此仲父之耄。奈何從之。桓公乃止。以隰朋之言告管仲。仲曰。此固

非朋之所及也。臣恐彼國之不可知之也。齊國之富奚戀。隰朋之言奚顧。瓠巴鼓琴而鳥舞魚躍。鄭師文聞之。棄家從師襄游。柱指鉤弦。三年不成章。師襄曰。子可以歸矣。師文舍其琴。嘆曰。文非弦之不能鉤。非章之不能成文。所存者不在弦。所志者不在聲。內不得於心。外不應於氣。故不敢發手而動弦。且小假之。以觀其後。無幾何。復見師襄。師襄曰。子之琴何如。師文曰。得之矣。請嘗試之。於是當春而叩商弦。以召南呂。涼風忽至。草木成實。及秋而叩角弦。以激夾鍾。濫風徐回。草木發榮。當夏而叩羽弦。以召黃鍾。霜雪交下。川池暴沍。及冬而叩徵弦。以激蕤賓。陽光熾烈。堅冰立散。將終命宮。而總四弦。則景風翔。慶雲浮。甘露降。澧泉涌。師襄乃撫心高蹈曰。微矣。子之彈也。雖師曠之清角。鄒衍之吹律。亡以加之。彼將挾琴執管。而從子之後耳。薛譚學謳於秦。青未窮青之技。自謂盡之。遂辭歸。秦青弗後。餞於郊衢。撫節悲歌。聲振林木。響遏行雲。薛譚乃謝求反。終身不敢言歸。秦青顧謂其友曰。昔韓娥東之齊。匱糧。過雍門。鬻歌假食。既去。而餘音遶梁。櫺三日不絕。左右以其人弗去。過逆旅。逆旅人辱之。韓娥因曼聲哀哭。一里老幼悲愁。垂涕相對。三日不食。遞而追之。娥還。復爲曼聲長歌。一里老幼喜躍抃舞。弗能自禁。忘向之悲也。乃厚賂發之。故雍門之人至今善歌哭。放娥之遺聲。伯牙善鼓琴。鍾子期善聽。伯牙鼓琴。志在登高山。鍾子期曰。善哉。峩峩兮。若泰山。志在流水。鍾子期曰。善哉。洋洋兮。若江河。伯牙所念。鍾子期必得之。伯牙游於太山之陰。卒逢暴雨。止於巖下。心悲。乃援琴而鼓之。初爲霖雨之操。更造崩山之音。曲每奏。鍾子期輒窮其

趣。伯牙乃舍琴而歎曰：善哉！善哉！子之聽夫，志想象猶吾心也。吾於何逃聲哉！甘蠅，古之善射者，殺弓而獸伏鳥下。弟子名飛衛，學射於甘蠅，而巧過其師。紀昌者，又學射於飛衛。飛衛曰：爾先學不瞬，而後可言射矣。紀昌歸，偃臥其妻之機下，以目承牽挺。二年之後，雖錐未倒背而不瞬也。以告飛衛，飛衛曰：未也。亞學視，而後可視小如大，視微如著，而後告我。昌以鼈懸蝨於牖，南面而望之，旬日之間，浸大也。三年之後，如車輪焉。以覩餘物，皆丘山也。乃以燕角之弧，朔蓬之韋射之，貫蝨之心，而懸不絕。以告飛衛，飛衛高蹈拊膺曰：汝得之矣。紀昌既盡衛之術，計天下之敵己者一人而已。乃謀殺飛衛，相遇於野，二人交射，中路矢鋒相觸而墜於地，而塵不揚。飛衛之矢先窮，紀昌遺一矢，既發，飛衛以棘刺之端扞之，而無差焉。於是二子泣而投弓，相拜於塗，請爲父子。尅臂以誓，不得告術於人。魏黑卵以睚嫌殺丘邴章，丘邴章之子來丹謀報父之讎，丹氣甚猛，形甚露，計粒而食，順風而趨，雖怒不能稱兵以報之，恥假力於人，誓手劍以屠黑卵。黑卵悍志絕衆，力抗百夫，筋骨皮肉非人類也。延頸承刃，披胸受矢，鏗鏗摧屈，而體無痕撻，負其材力，視來丹猶雛鷺也。來丹之友申他曰：子怨黑卵至矣，黑卵之易子過矣。將奚謀焉？來丹垂涕曰：願子爲我謀。申他曰：吾聞衛孔周，其祖得殷帝之寶劍，一童子服之，却三軍之衆，奚不請焉？來丹遂適衛，見孔周，執僕御之禮，請先納妻子。後言所欲，孔周曰：吾有三劍，惟子所擇，皆不能殺人，且先言其狀。一曰：含光，視之不可見，運之不知其所有，觸也泯然無際，經物而物不覺。二曰：承影，將且昧爽之交，日夕昏明之

際北面而察之。淡淡焉。若有物存。莫識其狀。其所觸焉。竊竊然有聲。經物而物不疾也。三曰宵練。方晝則見影而不見光。方夜見光而不見形。其觸物也。駭然而過。隨過隨合。覺疾而不血刃焉。此一寶者。傳之十三世矣。而無施於事。匣而藏之。未嘗啓封。來丹曰。雖然。吾必請其下者。孔周乃歸其妻子。與齋七日。晏陰之間。跪而受其下劍。來丹再拜受之。以歸。來丹遂執劍從黑卯。時黑卯之醉。偃於牖下。自頸至腰三斬之。黑卯不覺。來丹以黑卯之死。趣而退。遇黑卯之子於門。擊之。三下。如投虛。黑卯之子方笑曰。汝何蚩而三招予。來丹知劍之不能殺人也。歎而歸。黑卯既醒。怒其妻曰。醉而露我。使我噬疾而腰急。其子曰。疇昔來丹之來。遇我於門。三招我。亦使我體疾而支彊。彼其厭我哉。命力謂命曰。若之功奚若我哉。命曰。汝奚功於物而欲比朕。力曰。壽夭窮達。貴賤貧富。我力之所能也。命曰。彭祖之智。不出堯舜之上。而壽八百。顏淵之才。不出衆人之下。而壽十八。仲尼之德。不出諸侯之下。而困於陳蔡。殷紂之行。不出三仁之上。而居君位。季札無爵於吳。田恆專有齊國。夷齊餓於首陽。季氏富於展禽。若是汝力之所能。奈何壽彼而夭此。窮聖而達逆。賤賢而貴愚。貧善而富惡。邪。力曰。若如若言。我固無功於物。而物若此邪。此則若之所制邪。命曰。既謂之命。奈何有制之者邪。朕直而推之。曲而任之。自壽自夭。自窮自達。自貴自賤。自富自貧。朕豈能識之哉。朕豈能識之哉。北宮子謂西門子曰。朕與子竝世也。而人子達。竝族也。而人子敬。竝貌也。而人子愛。竝言也。而人子庸。竝行也。而人子誠。竝仕也。而人子貴。竝農也。而人子富。竝商也。而人子利。朕衣

則短褐食則粢糲居則蓬室出則徒行子衣則文錦食則梁肉居則連櫪出則結駟在家熙然有棄朕之心在朝諤然有敖朕之色請謁不相及遨遊不同行固有年矣子以德過朕邪西門子曰子無以知其實汝造事而窮子造事而達此厚薄之驗歟而皆謂與子竝汝之顏厚矣北宮子無以應自失而歸中塗遇東郭先生先生曰汝奚往而反僂僂而步有深愧之色邪北宮子言其狀東郭先生曰吾將舍汝之愧與汝更之西門氏而問之曰汝奚辱北宮子之深乎固且言之西門子曰北宮子言世族年貌言行與子竝而賤貴貧富與子異子語之曰子無以知其實汝造事而窮子造事而達此將厚薄之驗歟而皆謂與子竝汝之顏厚矣東郭先生曰汝之言厚薄不過言才德之差吾之言厚薄異於是矣夫北宮子厚於德薄於命汝厚於命薄於德汝之達非智得也北宮子之窮非愚失也皆天也非人也而汝以命厚自矜北宮子以德厚自愧皆不識夫固然之理矣西門子曰先生止矣余不敢復言北宮子既歸衣其短褐有狐貉之溫進其菽菽有稻粱之味庇其蓬室若廣廈之蔭乘其輦輅若文軒之飾終身適然不知榮辱之在彼在我也東郭先生聞之曰北宮子之寐久矣一言而能寤易怛也哉

說符

子列子學於壺丘子林壺丘

子林曰子知持後則可言持身矣列子曰願聞持後曰願若影則知之列子願而觀影形枉則影曲形直則影正然則枉直隨形而不在影屈伸任物而不在我此之謂持後而處先宋人有爲其君以玉爲楮葉者三年而成鋒殺莖柯毫芒繁澤亂之楮葉中而不可別也此人遂以巧食宋國子列子聞之曰使天

地之生物三年而成一葉。則物之有葉者寡矣。故聖人恃道化而不恃智巧。魯施氏有二子。其一好學。其一好兵。好學者以術干齊侯。齊侯納之爲諸公子之傅。好兵者之楚。以法干楚王。王說之。以爲軍正。祿富其家。爵榮其親。施氏之鄰人孟氏。同有二子。所業亦同。而窘於貧。羨施氏之有。因從請進趣之方。二子以實告孟氏。孟氏之一子之秦。以術干秦王。秦王曰。當今諸侯力爭。所務兵食而已。若用仁義治吾國。是滅亡之道。遂宮而放之。其一子之衛。以法干衛侯。衛侯曰。吾弱國也。而攝乎大國之間。大國吾事之。小國吾撫之。是求安之道。若賴兵權。滅亡可待矣。若全而歸之。適於他國。爲吾之患不輕矣。遂刖之而還諸魯。旣反。孟氏之父子叩胸而讓施氏。施氏曰。凡得時者昌。失時者亡。子道與吾同。而功與吾異。失時者也。非行之謬也。且天下理無常。是事無常。非先日所用。今或棄之。今之所棄。後或用之。此用與不用。無定是非也。投隙抵時。應事無方。屬乎智。智苟不足。使若博如孔丘。術如呂尙。焉往而不窮哉。孟氏父子舍然無愠容。曰。吾知之矣。子勿重言。昔人言有知不死之道者。燕君使人受之。不捷。而言者死。燕君甚怒其使者。將加誅焉。幸臣諫曰。人所憂者莫急乎死。己所重者莫過乎生。彼自喪其生。安能令君不死也。乃不誅。有齊子亦欲學其道。聞言者之死。乃撫膺而恨。富子聞而笑之曰。夫所欲學不死。其人已死。而猶恨之。是不知所以爲學。胡子曰。富子之言非也。凡人有術不能行者有矣。能行而無其術者亦有矣。衛人有善數者。臨死。以訣諭其子。其子志其言而不能行也。他人問之。以其父所言告之。問者用其言而行其術。與其父

無差焉。若然，死者奚爲不能言生術哉？牛缺者，上地之大儒也。下之邯鄲，遇盜於耦沙之中，盡取其衣裝車牛，步而去。視之，歡然無憂忡之色。盜追而問其故，曰：「君子不以所養害其所養。」盜曰：「噫，賢矣夫！既而相謂曰：『以彼之賢，往見趙君，使以我爲必困我，不如殺之。』乃相與追而殺之。燕人聞之，聚族相戒曰：『遇盜莫如上地之牛缺也。』皆受教。俄而其弟適秦，至關下，果遇盜，憶其兄戒之，因與盜力爭。既而不如，又追而以卑辭請物。盜怒曰：『吾活汝弘矣，而追吾不已，迹將著焉。』既爲盜矣，仁將焉在？遂殺之。又傍害其黨四五人焉。虞氏者，梁之富人，家充殷盛，錢帛無量，財貨無訾，登高樓，臨大路，設樂陳酒，擊博樓上，俠客相隨而行。樓上博者射明瓊，張中反兩，擄魚而笑，飛鳶適墜其腐鼠而中之。俠客相與言曰：『虞氏富樂之日久矣，而常有輕易人之志，吾不侵犯之，而乃辱我以腐鼠，此而不報，無以立懂於天下。』請與若等戮力一志，率徒屬必滅其家爲等倫，皆許諾。至期日之夜，聚衆積兵以攻虞氏，大滅其家。東方有人焉，曰爰旌，目將有適也，而餓於道。狐父之盜曰丘，見而下壺，殮以舖之。爰旌目三舖而後能視，曰：「子何爲者也？」曰：「我狐父之人丘也。爰旌目曰：『謔，汝非盜邪？胡爲而食我？吾義不食汝之食也。』兩手據地而歐之，不出喀喀然。遂伏而死。狐父之人則盜矣，而食非盜也。以人之盜，因謂食爲盜，而不敢食，是失名實者也。宋人有遊於道，得人遺契者，歸而藏之，密數其齒，告鄰人曰：『吾富可待矣。』人有枯梧樹者，其鄰父言枯梧之樹不祥，其鄰人遽而伐之。鄰人父因請以爲薪，其人乃不說，曰：『隣人之父徒欲爲薪而教吾伐之也。』與我鄰若

此其險豈可哉。人有亡鈇者，意其鄰之子，視其行步，竊鈇也。顏色，竊鈇也。言語，竊鈇也。動作態度，無爲而不竊鈇也。俄而扣其谷而得其鈇，他日復見其鄰人之子，動作態度無似竊鈇者。昔齊人有欲金者，清旦衣冠而之市，適鬻金者之所，因攫其金而去。吏捕得之，問曰：人皆在焉，子攫人之金，何對？曰：取金之時，不見人，徒見金。子列子窮，容貌有饑色，客有言之，鄭子陽者曰：列禦寇蓋有道之士也，居君之國而窮，君無乃爲不好士乎？鄭子陽卽令官遺之粟，子列子出見使者，再拜而辭，使者去。子列子入，其妻望之而拊心曰：妾聞爲有道者之妻子，皆得佚樂，今有饑色，君過而遺先生食，先生不受，豈不命也哉？子列子笑謂之曰：君非自知我也，以人之言而遺我粟，至其罪我也，且又以人之言，此吾所以不受也。其卒，民果作難而殺子陽。

【戰國策】史疾爲韓使楚，楚王問曰：客何方所循？曰：治列子圍寇之言。曰：何貴？曰：貴正。王曰：正亦可爲國乎？曰：可。王曰：楚國多盜，正可以圍盜乎？曰：可。曰：以正圍盜，奈何？頃閒，有鵠止於屋上者，曰：請問楚人謂之何？王曰：謂之鵠，謂之鳥可乎？曰：不可。曰：今王之國有柱國，令尹司馬典令，其令官置吏，必曰廉潔勝任，今盜賊公行而弗能禁也，此鳥不爲鳥，鵠不爲鵠也。（已上列子）

【史記】莊子者，蒙人也。名周，周嘗爲蒙漆園吏，與梁惠王、齊宣王同時，其學無所不闕，然其要本歸於老子之言，故其著書十餘萬言，大抵率寓言也。作漁父、盜跖、胠篋，以詆訛孔子之徒，以明老子之術，畏累虛、

亢桑子之屬皆空語無事實。然善屬書離辭。指事類情。用剽剝儒墨。雖當世宿學不能自解免也。其言洗洋自恣以適己。故自王公大人不能器之。〔漢書〕道家·莊子五十篇·名周·宋人。

【莊子】遊逍遙北冥有魚。其名爲鯢。鯢之大不知其幾千里也。化而爲鳥。其名爲鵬。鵬之背不知其幾千里也。怒而飛。其翼若垂天之雲。是鳥也。海運則將徙於南冥。南冥者。天池也。齊諧者。志怪者也。諧之言曰。鵬之徙於南冥也。水擊三千里。搏扶搖而上者九萬里。去以六月息者也。野馬也。塵埃也。生物之以息相吹也。天之蒼蒼。其正色邪。其遠而無所至極邪。其視下也。亦若是。則已矣。且夫水之積也不厚。則負大舟也無力。覆杯水於坳堂之上。則芥爲之舟。置杯焉。則膠。水淺而舟大也。風之積也不厚。則其負大翼也無力。故九萬里。則風斯在下矣。而後乃今培風。背負青天。而莫之夭闕者。而後乃今將圖南。蜩與鸞鳩笑之曰。我決起而飛。搶榆枋。時則不至。而控於地而已矣。奚以之九萬里而南爲。適莽蒼者。三餐而反。腹猶果然。適百里者。宿春糧。適千里者。三月聚糧。之二蟲又何知。小知不及大知。小年不及大年。奚以知其然也。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此小年也。楚之南有冥靈者。以五百歲爲春。五百歲爲秋。上古有大椿者。以八千歲爲春。八千歲爲秋。而彭祖乃今以久特聞。衆人匹之。不亦悲乎。湯之問棘也是已。窮髮之北有冥海者。天池也。有魚焉。其廣數千里。未有知其脩者。其名爲鯢。有鳥焉。其名爲鵬。背若泰山。翼若垂天之雲。搏扶搖羊角而上者九萬里。絕雲氣。負青天。然後圖南。且適南冥也。斥鴳笑之曰。彼且奚適也。我騰躍而

上不過數仞而下。翱翔蓬蒿之間。此亦飛之至也。而彼且奚適也。此小大之辨也。故夫知效一官。行比一鄉。德合一君。而徵一國者。其自視也。亦若此矣。而宋榮子猶然笑之。且舉世而譽之。而不加舉。舉世而非之。而不加沮。定乎內外之分。辨乎榮辱之境。斯已矣。彼其於世。未數數然也。雖然。猶有未樹也。夫列子御風而行。泠然善也。旬有五日而後反。彼於致福者。未數數然也。此雖免乎行。猶有所待者也。若夫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氣之辨。以游無窮者。彼且惡乎待哉。故曰。至人無己。神人無功。聖人無名。惠子謂莊子曰。魏王貽我大瓠之種。我樹之成。而實五石。以盛水漿。其堅不能自舉也。剖之以爲瓢。則瓠落無所容。非不呶然大也。吾爲其無用而掊之。莊子曰。夫子固拙於用大矣。宋人有善爲不龜手之藥者。世世以泔澼絖爲事。客聞之。請買其方百金。聚族而謀曰。我世世爲泔澼絖。不過數金。今一朝而鬻技百金。請與之。客得之。以說吳王。越有難。吳王使之將。冬與越人水戰。大敗越人。裂地而封之。能不龜手一也。或以封。或不免於泔澼絖。則所用之異也。今子有五石之瓠。何不慮以爲大樽。而浮乎江湖。而憂其瓠落無所容。則夫子猶有蓬之心也夫。惠子謂莊子曰。吾有大樹。人謂之樗。其大本擁腫而不中繩墨。其小枝卷曲而不中規矩。立之塗。匠者不顧。今子之言。大而無用。衆所同去也。莊子曰。子獨不見狸狌乎。卑身而伏。以候敖者。東西跳梁。不避高下。中於機辟。死於罔罟。今夫斃牛。其大若垂天之雲。此能爲大矣。而不能執鼠。今子有大樹。患其無用。何不樹之於無何有之鄉。廣莫之野。彷徨乎無爲其側。逍遙乎寢臥其下。不夭斤斧。物無

害者無所可用。安所困苦哉。樂至天下有至樂無有哉。有可以活身者無有哉。今奚爲奚據。奚避奚處。奚就奚去。奚樂奚惡。夫天下之所尊者。富貴壽善也。所樂者。身安厚味美服好色音聲也。所下者。貧賤天惡也。所苦者。身不得安逸。口不得厚味。形不得美服。目不得好色。耳不得音聲。若不得者。則大憂以懼。其爲形也亦愚哉。夫富者。苦身疾作。多積財而不得盡用。其爲形也亦外矣。夫貴者。夜以繼日。思慮善否。其爲形也亦疏矣。人之生也。與憂俱生。壽者憊憊久憂不死。何之苦也。其爲形也亦遠矣。烈士爲天下見善矣。未足以活身。吾未知善之誠善邪。誠不善邪。若以爲善矣。不足活身。以爲不善矣。足以活人。故曰。忠諫不聽。蹲循勿爭。故夫子胥爭之。以殘其形。不爭名亦不成。誠有善無有哉。今俗之所爲。與其所樂。吾又未知樂之果樂邪。果不樂邪。吾觀夫俗之所樂。舉羣趣者。誣誣然如將不得已。而皆曰。樂者。吾未之樂也。亦未之不樂也。果有樂無有哉。吾以無爲誠樂矣。又俗之所大苦也。故曰。至樂無樂。至譽無譽。天下是非果未可定也。雖然。無爲可以定是非。至樂活身。唯無爲幾存。請嘗試言之。天無爲以之清。地無爲以之寧。故兩無爲相合。萬物皆化。芒乎芴乎。而無從出乎。芴乎芒乎。而無有象乎。萬物職職。皆從無爲殖。故曰。天地無爲也。而無不爲也。人也孰能得無爲哉。莊子妻死。惠子弔之。莊子則方箕踞鼓盆而歌。惠子曰。與人居長子。老身死。不哭亦足矣。又鼓盆而歌。不亦甚乎。莊子曰。不然。是其始死也。我獨何能無槩然。察其始。而本無生。非徒無生也。而本無形。非徒無形也。而本無氣。維乎芒芴之間。變而有氣。氣變而有形。形變而有

生。今又變而之死。是相與爲春秋。冬夏四時行也。人且偃然寢於巨室。而我噉噉然隨而哭之。自以爲不通乎命。故止也。支離叔與滑介叔。觀於冥伯之丘。崑崙之虛。黃帝之所休。俄而柳生其左肘。其意蹙蹙然惡之。支離叔曰。子惡之乎。滑介叔曰。亡予何惡。生者假借也。假之而生。生者塵垢也。死生爲晝夜。且吾與子觀化。而化及我。我又何惡焉。莊子之楚。見空髑髏。髑髏然有形。擻以馬捶。因而問之曰。夫子貪生失理。而爲此乎。將子有亡國之事。斧鉞之誅。而爲此乎。將子有不善之行。愧遺父母妻子之醜。而爲此乎。將子有凍餒之患。而爲此乎。將子之春秋故及此乎。於是語卒。援髑髏枕而臥。夜半。髑髏見夢曰。子之談者似辯士。視子所言。皆生人之累也。死則無此矣。子欲聞死之說乎。莊子曰。然。髑髏曰。死。無君於上。無臣於下。亦無四時之事。從然以天地爲春秋。雖南面王樂不能過也。莊子不信。曰。吾使司命復生子形。爲子骨肉肌膚。反子父母妻子閭里知識。子欲之乎。髑髏深瞋蹙頰曰。吾安能棄南面王樂而復爲人閒之勞乎。外物外物不可必。故龍逢誅。比干戮。箕子狂。惡來死。桀紂亡。人主莫不欲其臣之忠。而忠未必信。故伍員流于江。萋弘死于蜀。藏其血。三年而化爲碧。人親莫不欲其子之孝。而孝未必愛。故孝已憂而曾參悲。木與木相摩則然。金與火相守則流。陰陽錯行。則天地大絃。於是乎有雷有霆。水中有火。乃焚大槐。有甚憂兩陷而無所逃。鬻螬不得成。心若縣於天地之間。慰瞽沈屯。利害相摩。生火甚多。衆人焚和。月固不勝火。於是乎有儼然而道盡。任公子爲大鈎巨緇。五十轄以爲餌。蹲乎會稽。投竿東海。旦旦而釣。期年不

得魚已而大魚食之。牽巨鉤。鎔沒而下。驚揚而奮鬣。白波若山。海水震蕩。聽倖鬼神。憚赫千里。任公子得若魚。離而腊之。自澗河以東。蒼梧以北。莫不厭若魚者。已而後世。輕才諷說之徒。皆驚而相告也。夫揭竿累。趣灌瀆。守鯢鮓。其於得大魚難矣。飾小說以干縣令。其於大達亦遠矣。是以未嘗聞任氏之風俗。其不可與經於世亦遠矣。儒以詩禮發冢。大儒臚傳曰。東方作矣。事之何若。小儒曰。未解裙襦。口中有珠。詩固有之曰。青青之麥。生於陵陂。生不布施。死何含珠爲。接其鬢。擊其顛。儒以金椎控其頤。徐別其頰。無傷口中珠。惠子謂莊子曰。子言無用。莊子曰。知無用而始可與言用矣。夫地非不廣且大也。人之所用。容足耳。然則廁足而墊之。致黃泉。人尙有用乎。惠子曰。無用。莊子曰。然則無用之爲用也亦明矣。莊子曰。人有能遊。且得不遊乎。人而不能遊。且得遊乎。夫流遁之志。決絕之行。噫。其非至知厚德之任與。覆墜而不反。火馳而不顧。雖相與爲君臣。時也。易世而無以相賤。故曰。至人不留行焉。夫尊古而卑今。學者之流也。且以豨韋氏之流。觀今之世。夫孰能不波。唯至人乃能遊於世而不僻。順人而不失己。彼教不學。承意不彼。目徹爲明。耳徹爲聰。鼻徹爲鷗。口徹爲甘。心徹爲知。知徹爲德。凡道不欲壅。壅則哽。哽而不止則跲。跲則衆害生。物之有知者。恃息。其不殷。非天之罪。天之穿之。日夜無降。人則顧塞其竇。胞其重闔。心有天遊。室無空虛。則婦姑勃谿。心無天遊。則六鑿相攘。大林丘山之善於人也。亦神者不勝。德溢乎名。名溢乎暴。謀稽乎諛。知出乎爭。柴生乎守。官事果乎衆宜。春雨日時。草木怒生。銚鑿於是乎始脩。草木之到植者。

過半而不知其然。靜然可以補病。昔媿可以休老。寧可以止遽。雖然。若是勞者之務也。非佚者之所未嘗。過而問焉。聖人之所以馘天下。神人未嘗過而問焉。賢人所以馘世。聖人未嘗過而問焉。君子所以馘國。賢人未嘗過而問焉。小人所以合時。君子未嘗過而問焉。演門有親死者。以善毀爵。以官師。其黨人毀而死者半。堯與許由天下。許由逃之。湯與務光。務光怒之。紀他聞之。帥弟子而毆於鯀水。諸侯弔之。三年。申徒狄因以踣河。筌者所以在魚。得魚而忘筌。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吾安得夫忘言之人而與之言哉。

性繕

性繕性於俗。俗學以求復其初。滑欲於俗。思以求致其明。謂之蔽蒙之

民。古之治道者。以恬養知。生而無以知爲也。謂之以知養恬。知與恬交相養。而和理出其性。夫德和也。道理也。德無不容。仁也。道無不理。義也。義明而物親。忠也。中純實而反乎情。樂也。信行容體而順乎文。禮也。禮樂徧行。則天下亂矣。彼正而蒙已德。德則不冒。冒則物必失其性也。古之人在混芒之中。與一世而得澹漠焉。當是時也。陰陽和靜。鬼神不擾。四時得節。萬物不傷。羣生不夭。人雖有知。無所用之。此之謂至一。當是時也。莫之爲而常自然。逮德下衰。及燧人伏戲。始爲天下。是故順而不一。德又下衰。及神農黃帝。始爲天下。是故安而不順。德又下衰。及唐虞。始爲天下。興治化之流。濃淳散朴。雖道以善。險德以行。然後去性而從於心。心與心識知。而不足以定天下。然後附之以文。益之以博。文滅質。博溺心。然後民始惑亂。無以反其性情而復其初。由是觀之。世喪道矣。道喪世矣。世與道交相喪也。道之人何由興乎世。世亦何由

與乎道哉。道無以與乎世。世無以與乎道。雖聖人不在山林之中。其德隱矣。隱故不自隱。古之所謂隱士者。非伏其身而弗見也。非閉其言而不出也。非藏其知而不發也。時命大謬也。當時命而大行乎天下。則反一無迹。不當時命而大窮乎天下。則深根寧極而待。此存身之道也。古之存身者。不以辯飾知。不知窮天下。不以知窮德。危然處其所而反其性。已又何爲哉。道固不小行。德固不小識。小識傷德。小行傷道。故曰。正己而已矣。樂全之謂得志。古之所謂得志者。非軒冕之謂也。謂其無以益其樂而已矣。今之所謂得志者。軒冕之謂也。軒冕在身。非性命也。物之儻來。寄也。寄之其來不可圉。其去不可止。故不爲軒冕肆志。不爲窮約趨俗。其樂彼與此同。故無憂而已矣。今寄去則不樂。由是觀之。雖樂未嘗不荒也。故曰。喪已於物。失性於俗者。謂之倒置之民。

齊物論

南郭子綦隱几而坐。仰天而噓。嗒焉似喪。其耦顏成子游立侍乎

前。曰。何居乎。形固可使如槁木。而心固可使如死灰乎。今之隱几者。非昔之隱几者也。子綦曰。偃。不亦善乎。而問之也。今者吾喪我。汝知之乎。女聞人籟而未聞地籟。女聞地籟而未聞天籟。夫子游曰。敢問其方。子綦曰。夫大塊噫氣。其名爲風。是唯無作。作則萬竅怒呿。而獨不聞之。參乎。山林之畏佳。大木百圍之竅穴。似鼻。似口。似耳。似枅。似圈。似白。似洼者。似污者。激者。謫者。叱者。吸者。叫者。譟者。突者。咬者。前者唱于。而隨者唱喁。泠風則小和。飄風則大和。厲風濟。則衆竅爲虛。而獨不見之調。調之刁刁乎。子游曰。地籟。則衆竅是已。人籟。則比竹是已。敢問天籟。子綦曰。夫吹萬不同。而使其自已也。咸其自取。怒者其誰邪。大知

閑閑小知閒閒大言炎炎小言詹詹其寐也魂交其覺也形開與接爲構日以心鬪縵者密者密者小恐
惴惴大恐縵縵其發若機栝其司是非之謂也其留如詛盟其守勝之謂也其殺如秋冬以言其日消也
其溺之所爲之不可使復之也其厭也如緘以言其老淪也近死之心莫使復陽也喜怒哀樂慮嘆變熱
姚佚啓態樂出虛蒸成菌日夜相代乎前而莫知其所萌已乎已乎旦暮得此其所由以生乎非彼無我
非我無所取是亦近矣而不知其所爲使若有真宰而特不得其朕可行已信而不見其形有情而無形
百骸九竅六藏賅而存焉吾誰與爲親汝皆說之乎其有私焉如是皆有爲臣妾乎其臣妾不足以相治
乎其遞相爲君臣乎其有真君存焉如求得其情與不得無益損乎其真一受其成形不亡以待盡與物
相刃相靡其行盡如馳而莫之能止不亦悲乎終身役役而不見其成功齎然疲役而不知其所歸可不
哀邪人謂之不死奚益其形化其心與之然可不謂大哀乎人之生也固若是芒乎其我獨芒而人亦有
不芒者乎夫隨其成心而師之誰獨且無師乎奚必知代而心自取者有之愚者與有焉未成乎心而有
是非是今日適越而昔至也是以無有爲有無有爲有雖有神禹且不能知吾獨且奈何哉夫言非吹也
言者有言其所言者特未定也果有言邪其未嘗有言邪其以爲異於鷦音亦有辯乎其無辯乎道惡乎
隱而有真僞言惡乎隱而有是非道惡乎往而不存言惡乎存而不可道隱於小成言隱於榮華故有儒
墨之是非以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欲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則莫若以明物無非彼物無非是自彼則

不見自知則知之。故曰：彼出於是，是亦因彼。彼是方生之說也。雖然，方生方死，方死方生，方可方不可，方不可方可。因是因非，非因是。是以聖人不由，而照之于天，亦因是也。是亦彼也，彼亦是也。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果且有彼是乎哉？果且無彼是乎哉？彼是莫得其偶，謂之道樞。樞始得其環中，以應無窮。是亦一無窮，非亦一無窮也。故曰：莫若以明。以指喻指之非指，不若以非指喻指之非指也。以馬喻馬之非馬，不若以非馬喻馬之非馬也。天地一指也，萬物一馬也。可乎可，不可乎不可。道行之而成，物謂之而然。惡乎然？然於然，惡乎不然？不然於不然。物固有所然，物固有所可。無物不然，無物不可。故爲是舉莛與楹，厲與西施，恢恠憭怪，道通爲一。其分也成也，其成也毀也。凡物無成與毀，復通爲一。唯達者知通爲一，爲是不用，而寓諸庸。庸也者，用也者，通也。通也者，得也。適得而幾矣。因是已，已而不知其然，謂之道。勞神明爲一，而不知其同也。謂之朝三。何謂朝三？曰：狙公賦茅，曰：朝三而暮四。衆狙皆怒。曰：然則朝四而暮三。衆狙皆說。名實未虧，而喜怒爲用，亦因是也。是以聖人和之以是非，而休乎天鈞，是之謂兩行。古之人其知有所至矣。惡乎至？有以爲未始有物者，至矣。盡矣。不可以加矣。其次以爲有物矣，而未始有封也。其次以爲有封焉，而未始有是非也。是非之彰也，道之所以虧也。道之所以虧，愛之所以成。果且有成與虧乎哉？果且無成與虧乎哉？有成與虧，故昭氏之鼓琴也。無成與虧，故昭氏之不鼓琴也。昭文之鼓琴也，師曠之枝策也。惠子之據梧也，三子之知幾乎，皆其盛者也。故載之末年。唯其好之也，以異於彼，其好之也。

欲以明之。彼非所明而明之。故以堅白之昧終。而其子又以文之綸終。終身無成。若是而可謂成乎。雖我亦成也。若是而不可謂成乎。物與我無成也。是故滑疑之耀。聖人之所圖也。爲是不用。而寓諸庸。此之謂以明。今且有言於此。不知其與是類乎。其與是不類乎。類與不類。相與爲類。則與彼無以異矣。雖然。請嘗言之。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夫未始有始也者。有有也者。有無也者。有未始有無也者。有未始有夫未始有無也者。俄而有無矣。而未知有無之果孰有孰無也。今我則已有謂矣。而未知吾所謂之。其果有謂乎。其果無謂乎。天下莫大於秋豪之末。而太山爲小。莫壽乎殤子。而彭祖爲夭。天地與我並生。而萬物與我爲一。既已爲一矣。且得有言乎。既已謂之一矣。且得無言乎。一與言爲二。二與一爲三。自此以往。巧歷不能得。而況其凡乎。故自無適有。以至於三。而況自有適有乎。無適焉。因是已。夫道未始有封。言未始有常。爲是而有矜也。請言其矜。有左有右。有倫有義。有分有辯。有競有爭。此之謂八德。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論。六合之內。聖人論而不議。春秋經世。先王之志。聖人議而不辯。故分也者。有不分也。辯也者。有不辯也。曰。何也。聖人懷之。衆人辯之。以相示也。故曰。辯也者。有不見也。夫大道不稱。大辯不言。大仁不仁。大廉不嗛。大勇不忮。道昭而不道。言辯而不及。仁常而不成。廉清而不信。勇忮而不成。五者園而幾向方矣。故知止其所不知。至矣。孰知不言之辯。不道之道。若有能知此之謂天府。注焉而不滿。酌焉而不竭。而不知其所由來。此之謂葆光。

瞿鵠子問乎長梧子曰。吾聞諸夫子。聖人不從事於務。不就利。不

違害不喜求不緣道無謂有謂無謂而遊乎塵垢之外。夫子以爲孟浪之言而我以爲妙道之行也。吾子以爲奚若。長梧子曰。是黃帝之所聽熒也。而丘也何足以知之。且女亦大早計。見卵而求時夜。見彈而求鴞炙。予嘗爲女妄言之。女以妄聽之。奚。旁日月。挾宇宙。爲其脗合。置其滑稽。以隸相尊。衆人役役。聖人愚菴。參萬歲而一成純。萬物盡然而以是相蘊。予惡乎知說生之非惑邪。予惡乎知惡死之非弱喪而不知歸者邪。麗之姬。艾封人之子也。晉國之始得之也。涕泣沾襟。及其至於王所。與王同匡牀。食芻豢。而後悔其泣也。予惡乎知夫死者不悔其始之靳生乎。夢飲酒者。旦而哭泣。夢哭泣者。旦而田獵。方其夢也。不知其夢也。夢之中又占其夢焉。覺而後知其夢也。且有大覺而後知此其大夢也。而愚者自以爲覺。竊然知之。君乎。牧乎。固哉。丘也與女皆夢也。予謂女夢亦夢也。是其言也。其名爲弔詭。萬世之後。而一遇大聖。知其解者。是旦暮遇之也。既使我與若辯矣。若勝我。我不若勝。若果是也。我果非也邪。我勝若。若不吾勝。我果是也。而果非也邪。其或是也。其或非也邪。其俱是也。其俱非也邪。我與若不能相知也。則人固受其黜闇。吾誰使正之。使同乎若者正之。既與若同矣。惡能正之。使同乎我者正之。既同乎我矣。惡能正之。使異乎我與若者正之。既異乎我與若矣。惡能正之。使同乎我與若者正之。既同乎我與若矣。惡能正之。然則我與若與人。俱不能相知也。而待彼也邪。何謂和之以天倪。曰。是不是。然不然。是若果是也。則是之。異乎不是也。亦無辯。然若果然也。則然之。異乎不然也。亦無辯。化聲之相待。若其不相待。和之以天倪。

因之以曼衍。所以窮年也。忘年忘義。振於無竟。故寓諸無竟。罔兩問景曰。曩子行。今子止。曩子坐。今子起。何其無特操與。景曰。吾有待而然者邪。吾所待又有待而然者邪。吾待蛇蚺蝮翼邪。惡識所以然。惡識所以不然。昔者莊周夢爲胡蝶。栩栩然胡蝶也。自喻適志與。不知周也。俄然覺。則蘧蘧然周也。不知周之夢爲胡蝶與。胡蝶之夢爲周與。周與胡蝶。則必有分矣。此之謂物化。

秋水 秋水時至。百川灌河。涇流之大。兩涘渚崖之間。不辯牛馬。於是焉。河伯欣然自喜。以天下之美爲盡在己。順流而東行。至於北海。東面而視。不見水端。於是焉。河伯始旋其面目。眈眈向若而歎曰。野語有之曰。聞道百。以爲莫己若者。我之謂也。且夫我嘗聞少仲尼之聞。而輕伯夷之義者。始吾弗信。今我睹子之難窮也。吾非至於子之門。則殆矣。吾長見笑於大方之家。北海若曰。井鼃不可以語於海者。拘於虛也。夏蟲不可以語於冰者。篤於時也。曲士不可以語於道者。束於教也。今爾出於崖涘。觀於大海。乃知爾醜。爾將可與語大理矣。天下之水。莫大於海。萬川歸之。不知何時止而不盈。尾閭泄之。不知何時已而不虛。春秋不變。水旱不知。此其過江河之流。不可爲量數。而吾未嘗以此自多者。自以比形於天地。而受氣於陰陽。吾在於天地之間。猶小石小木之在大山也。方存乎見少。又奚以自多。計四海之在天地之間也。不似礪空之在大澤乎。計中國之在海內。不似稊米之在太倉乎。號物之數謂之萬。人處一焉。人卒九州。穀食之所生。舟車之所通。人處一焉。此其比萬物也。不似豪末之在於馬體乎。五帝之所連。三王之所爭。仁人之所憂。任士之所勞。盡此矣。伯夷辭之

以爲名。仲尼語之以爲博。此其自多也。不似爾向之自多於水乎。河伯曰。然則吾大天地而小豪末。可乎。北海若曰。否。夫物量無窮。時無止。分無常。終始無故。是故大知觀於遠近。故小而不寡。大而不多。知量無窮。證彘今故。故遙而不悶。掇而不跂。知時無止。察乎盈虛。故得而不喜。失而不憂。知分之無常也。明乎坦塗。故生而不說。死而不禍。知終始之不可故也。計人之所知。不若其所不知。其生之時。不若未生之時。以其至小。求窮其至大之域。是故迷亂而不能自得也。由此觀之。又何以知豪末之足以定至細之倪。又何以知天地之足以窮至大之域。河伯曰。世之議者皆曰。至精無形。至大不可圍。是信情乎。北海若曰。夫自細視大者不盡。自大視細者不明。夫精小之微也。埒大之殷也。故異便。此勢之有也。夫精粗者。期於有形者也。無形者。數之所不能分也。不可圍者。數之所不能窮也。可以言論者。物之粗也。可以意致者。物之精也。言之所不能論。意之所不能察致者。不期精粗焉。是故大人之行。不出乎害人。不多仁恩。動不爲利。不賤門隸。貨財弗爭。不多辭讓。事焉不借人。不多食乎力。不賤貪汙。行殊乎俗。不多辟異。爲在從衆。不賤佞諂。世之爵祿。不足以爲勸。黷恥不足以爲辱。知是非之不可爲分。細大之不可爲倪。聞曰。道人不聞。至德不得。大人無已。約分之至也。河伯曰。若物之外。若物之內。惡至而倪貴賤。惡至而倪小大。北海若曰。以道觀之物。無貴賤。以物觀之。自貴而相賤。以俗觀之。貴賤不在己。以差觀之。因其所大而大之。則萬物莫不大。因其所小而小之。則萬物莫不小。知天地之爲稊米也。知豪末之爲丘山也。則差數觀矣。以功觀之。因

其所有而有之。則萬物莫不有。因其所無而無之。則萬物莫不無。知東西之相反。而不可以相無。則功分定矣。以趣觀之。因其所然而然之。則萬物莫不然。因其所非而非之。則萬物莫不非。知堯桀之自然而相非。則趣操觀矣。昔者堯舜讓而帝。之噲讓而絕。湯武爭而王。白公爭而滅。由此觀之。爭讓之禮。堯桀之行。貴賤有時。未可以爲常也。梁麗可以衝城。而不可以窒穴。言殊器也。騏驥驩駟。一日而馳千里。捕鼠不如狸狴。言殊技也。鷓鴣夜撮蚤。察豪末。畫出瞋目而不見。丘山言殊性也。故曰。蓋師是而無非。師治而無亂乎。是未明天地之理。萬物之情者也。是猶師天而無地。師陰而無陽。其不可行明矣。然且語而不舍。非愚則誣也。帝王殊禪。三代殊繼。差其時。逆其俗者。謂之篡夫。當其時。順其俗者。謂之義之徒。默默乎河伯。女惡知貴賤之門。小大之家。河伯曰。然則我何爲乎。何不爲乎。吾辭受趣舍。吾終奈何。北海若曰。以道觀之。何貴何賤。是謂反衍。無拘而志。與道大蹇。何少何多。是謂謝施。無一而行。與道參差。嚴乎若國之有君。其無私德。繇繇乎若祭之有社。其無私福。泛泛乎其若四方之無窮。其無所畛域。兼懷萬物。其孰承翼。是謂無方。萬物一齊。孰短孰長。道無終始。物有死生。不恃其成。一虛一滿。不位乎其形。年不可舉。時不可止。消息盈虛。終則有始。是所以語大義之方。論萬物之理也。物之生也。若驟若馳。無動而不變。無時而不移。何爲乎。何不爲乎。夫固將自化。河伯曰。然則何貴於道邪。北海若曰。知道者必達於理。達於理者必明於權。明於權者不以物害己。至德者。火弗能熱。水弗能溺。寒暑弗能害。禽獸弗能賊。非謂其薄之也。言察乎安。

危寧於禍福。謹於去就。莫之能害也。故曰：天在內，人在外，德在乎天。知天人之行，本乎天，位乎得，躡躡而屈伸，反要而語極。曰：何謂天？何謂人？北海若曰：牛馬四足，是謂天；落馬首，穿牛鼻，是謂人。故曰：無以人滅天，無以故滅命，無以得殉名，謹守而勿失，是謂反其真。夔憐蚊，蚊憐蛇，蛇憐風，風憐目，目憐心，夔謂蚊曰：吾以一足跂踔而行，予無如矣。今子之使萬足，獨奈何？蚊曰：不然。子不見夫唾者乎？噴則大者如珠，小者如霧，雜而下者不可勝數也。今予動吾天機，而不知其所以然。蚊謂蛇曰：吾以衆足行，而不及子之無足，何也？蛇曰：夫天機之所動，何可易邪？吾安用足哉？蛇謂風曰：予動吾脊脅而行，則有似也。今子蓬蓬然起於北海，蓬蓬然入於南海，而似無有何也？風曰：然。予蓬蓬然起於北海，而入於南海也。然而指我則勝我，鱗我亦勝我。雖然，夫折大木，蜚大屋者，唯我能也。故以衆小不勝爲大勝也。爲大勝者，唯聖人能之。惠子相梁，莊子往見之，或謂惠子曰：莊子來，欲代子相。於是惠子恐，搜於國中，三日三夜，莊子往見之，曰：南方有鳥，其名鷦鷯，子知之乎？夫鷦鷯發於南海，而飛於北海，非梧桐不止，非練實不食，非醴泉不飲。於是鷦鷯得腐鼠，鷦鷯過之，仰而視之，曰：嚇。今子欲以子之梁國而嚇我邪？（莊子逸篇）惠子與莊子相見，而問乎莊子曰：今日自以爲鳳凰，而徒遭燕雀

耳。坐者俱笑。

（淮南子）惠子從車百乘，以孟諸，莊子見之，棄其餘魚。

莊子與惠子遊於濠梁之上。莊子曰：儵魚出游從容，是魚樂也。惠子曰：子非魚，安知魚之樂？莊子曰：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魚之樂？惠子曰：我非子，固不知子矣。子固非魚也，子

之不知魚之樂，全矣。莊子曰：請循其本。子曰：女安知魚樂云者，既已知吾知之，而問我，我知之濠上也。

寓言十九。重言十七。卮言日出。和以天倪。寓言十九。藉外論之。親父不爲其子媒。親父譽之。不若非其父者也。非吾罪也。人之罪也。與己同則應。不與己同則反。同於己爲是之。異於己爲非之。重言十七。所以已言也。是爲耆艾年先矣。而無經緯本末。以期年耆者。是非先也。人而無以先人。無人道也。人而無人道。是之謂陳人。卮言日出。和以天倪。因以曼衍。所以窮年。不言則齊。齊與言不齊。言與齊不齊也。故曰無言。言無言。終身言。未嘗不言。終身不言。未嘗不言。有自也。而可有自也。而不可。有自也。而然。有自也。而不然。惡乎然。然於然。惡乎不然。不然於不然。惡乎可。可於可。惡乎不可。不可於不可。物固有所然。物固有所可。無物不然。無物不可。非卮言日出。和以天倪。孰得其久。萬物皆種也。以不同形相禪。始卒若環。莫得其倫。是謂天鈞。天鈞者。天倪也。莊子謂惠子曰。孔子行年六十。而六十化。始時所是。卒而非之。未知今之所謂是之非。五十九非也。惠子曰。孔子勤志服知也。莊子曰。孔子謝之矣。而其未之嘗言。孔子云。夫受才乎大本。復靈以生。鳴而常律。言而當法。利義陳乎前。而好惡是非。直服人之口而已矣。使人乃以心服。而不敢蘊立定天下之定。已乎。已乎。吾且不得及彼乎。顏成子游謂東郭子綦曰。自吾聞子之言。一年而野。二年而從。三年而通。四年而物。五年而來。六年而鬼入。七年而天成。八年而不知死。不知生。九年而大妙。生有爲。死也。勸公。以其死也。有自也。而生。陽也。無自也。而果然乎。惡乎其所適。惡乎其所不適。天有歷數。地有人據。吾惡乎求之。莫知其所終。若之何其無命也。莫知其所始。若之何其有命也。有以相應也。若之

何其無鬼邪。無以相應也。若之何其有鬼邪。衆罔兩問於景曰。若向也俯。而今也仰。向也括。而今也被髮。向也坐。而今也起。向也行。而今也止。何也。景曰。搜搜也。奚稍問也。予有而不知其所以。予蝸甲也。蛇蛻也。似之而非也。火與日。吾屯也。陰與夜。吾代也。彼吾所以有待邪。而況乎以有待者乎。彼來則我與之來。彼往則我與之往。彼強陽則我與之強陽。強陽者又何以有問乎。

釋史卷一百十二

列莊之學下

【莊子】

養生主

吾生也有涯。而知也無涯。以有涯隨無涯。殆已。已而爲知者。殆而已矣。爲善無近名。爲惡無

近刑。緣督以爲經。可以保身。可以全生。可以養親。可以盡年。庖丁爲文惠君解牛。手之所觸。肩之所倚。

足之所履。膝之所踣。砉然響然。奏刀騞然。莫不中音。合於桑林之舞。乃中經首之會。文惠君曰。譔善哉。技

蓋至此乎。庖丁釋刀對曰。臣之所好者道也。進乎技矣。始臣之解牛之時。所見無非牛者。三年之後。未嘗

見全牛也。方今之時。臣以神遇。而不以目視。官知止而神欲行。依乎天理。批大郤。導大窾。因其固然。技經

肯綮之未嘗。而況大軋乎。良庖歲更刀。割也。族庖月更刀。折也。今臣之刀十九年矣。所解數千牛矣。而刀

刃若新發於硯。彼節者有閒。而刀刃者無厚。以無厚入有閒。恢恢乎其於游刃必有餘地矣。是以十九年

而刀刃若新發於硯。雖然。每至於族。吾見其難爲。怵然爲戒。視爲止。行爲遲。動刀甚微。謦然已解。如土委

地。提刀而立。爲之四顧。爲之躊躇滿志。善刀而藏之。文惠君曰。善哉。吾聞庖丁之言。得養生焉。公文軒

見右師而驚曰。是何人也。惡乎介也。天與其人與。曰。天也。非人也。天之生是使獨也。人之貌有與也。以是

知其天也。非人也。澤雉十步一啄。百步一飲。不斲畜乎樊中。神雖王。不善也。

達生達生之情者。不務生之

所無以爲。達命之情者。不務知之所無。奈何。養形必先之物。物有餘而形不養者。有之矣。有生必先無離形。形不離而生亡者。有之矣。生之來不能却。其去不能止。悲夫。世之人以爲養形足以存生。而養形果不足以存生。則世奚足爲哉。雖不足爲。而不可不爲者。其爲不免矣。夫欲免爲形者。莫如棄世。棄世則無累。無累則正平。正平則與彼更生。更生則幾矣。事奚足棄。而生奚足遺。棄事則形不勞。遺生則精不虧。夫形全精復。與天爲一。天地者。萬物之父母也。合則成體。散則成始。形精不虧。是謂能移。精而又精。反以相天。祝宗人玄端以臨牢筮。說彘曰。汝奚惡死。吾將三月。隸汝十日戒。三日齋。藉白茅。加汝肩尻。乎雕俎之上。則汝爲之乎。爲彘謀曰。不如食以糠糲。而錯之牢筮之中。自爲謀。則苟生有軒冕之尊。死得於豚楮之上。聚儂之中。則爲之。爲彘謀。則去之。自爲謀。則取之。所異彘者何也。梓慶削木爲鑱。鑱成。見者驚猶鬼神。魯侯見而問焉。曰。子何術以爲焉。對曰。臣工人。何術之有。雖然。有一焉。臣將爲鑱。未嘗敢以耗氣也。必齊以靜心。齊三日。而不敢懷慶賞爵祿。齊五日。不敢懷非譽巧拙。齊七日。輒然忘吾有四肢形體也。當是時也。無公朝。其巧專而外骨消。然後入山林。觀天性。形軀至矣。然後成。見鑱。然後加手焉。不然。則已。則以天合天。器之所以疑神者。其是與。有孫休者。踵門而詫子扁慶子曰。休居鄉。不見謂不脩。臨難。不見謂不勇。然而田原不遇歲。事君不遇世。賓於鄉里。遂於州部。則胡罪乎天哉。休惡遇此命也。扁子曰。子獨不聞夫至人之自行邪。忘其肝膽。遺其耳目。茫然彷徨乎塵垢之外。逍遙乎無事之業。是謂爲而不恃。長而

不幸。今汝飾知以驚愚。脩身以明汙。昭昭乎若揭日月而行也。汝得全而形軀具。而九竅無中。道夭於聾盲跛蹇。而比於人數。亦幸矣。又何暇乎天之怨哉。子往矣。孫子出。扁子入。坐有閒。仰天而歎。弟子問曰。先生何爲歎乎。扁子曰。向者休來。吾告之以至人之德。吾恐其驚而遂至於惑也。弟子曰。不然。孫子之所言是邪。先生之所言非邪。非固不能惑是。孫子所言非邪。先生所言是邪。彼固惑而來矣。又奚罪焉。扁子曰。不然。昔者有鳥止於魯郊。魯君說之。爲具太牢以饗之。奏九韶以樂之。鳥乃始憂悲眩視。不敢飲食。此之謂以己養養鳥也。若夫以鳥養養鳥者。宜棲之深林。浮之江湖。食之以委蛇。則平陸而已矣。今休歎啓寡聞之民也。吾告以至人之德。譬之若載驥以車馬。樂鷓以鐘鼓也。彼又惡能無驚乎哉。刻意刻意向行。離世異俗。高論怨誹。爲亢而已矣。此山谷之士。非世之人。枯槁赴淵者之所好也。語仁義忠信。恭儉推讓。爲脩而已矣。此平世之士。教誨之人。遊居學者之所好也。語大功立大名。禮君臣。正上下。爲治而已矣。此朝廷之士。尊主彊國之人。致功并兼者之所好也。就藪澤。處閒曠。釣魚閒處。無爲而已矣。此江海之士。避世之人。閒暇者之所好也。吹响呼吸。吐故納新。熊經鳥申。爲壽而已矣。此道引之士。養形之人。彭祖壽考者之所好也。若夫不刻意而高。無仁義而脩。無功名而治。無江海而閒。不道引而壽。無不忘也。無不有也。澹然無極。而衆美從之。此天地之道。聖人之德也。故曰。夫恬惓寂漠。虛無無爲。此天地之平。而道德之質也。故曰。聖人休休焉。則平易矣。平易則恬惓矣。平易恬惓。則憂患不能入。邪氣不能襲。故其德全而神不虧。

故曰。聖人之生也。天行。其死也。物化。靜而與陰同德。動而與陽同波。不爲福先。不爲禍始。感而後應。迫而後動。不得已而後起。去知與故。循天之理。故無天災。無物累。無人非。無鬼責。其生若浮。其死若休。不思慮。不豫謀。光矣而不耀。信矣而不期。其寢不夢。其覺無憂。其神純粹。其魄不罷。虛無恬悒。乃合天德。故曰。悲樂者。德之邪。喜怒者。道之過。好惡者。德之失。故心不憂樂。德之至也。一而不變。靜之至也。無所於忤。虛之至也。不與物交。淡之至也。無所於逆。粹之至也。故曰。形勞而不休。則弊。精用而不已。則勞。勞則竭。水之性。不雜則清。莫動則平。鬱閉而不流。亦不能清。天德之象也。故曰。純粹而不雜。靜一而不變。淡而無爲。動而以天行。此養神之道也。夫有干越之劍者。柙而藏之。不敢用也。寶之至也。精神四達。竝流無所不極。上際於天。下蟠於地。化育萬物。不可爲象。其名爲同帝。純素之道。唯神是守。守而勿失。與神爲一。一之精通。合于天倫。野語有之曰。衆人重利。廉士重名。賢士尙志。聖人貴精。故素也者。謂其無所與雜也。純也者。謂其不虧其神也。能體純素。謂之真人。

入聞世

匠石之齊。至乎曲轅。見櫟社樹。其大蔽牛。絜之百圍。其高臨山。

十仞而後有枝。其可以爲舟者。旁十數。觀者如市。匠伯不顧。遂行不輟。弟子厭觀之。走及匠石。曰。自吾執斧斤以隨夫子。未嘗見材如此其美也。先生不肯視。行不輟。何邪。曰。已矣。勿言之矣。散木也。以爲舟。則沈。以爲棺槨。則速腐。以爲器。則速毀。以爲門戶。則液構。以爲柱。則蠹。是不材之木也。無所可用。故能若是之壽。匠石歸。櫟社見夢曰。女將惡乎比予哉。若將比予於文木邪。夫狙梨橘柚。果蓏之屬。實熟則剝。剝則辱。

大枝折。小枝泄。此以其能苦其生者也。故不終其天年。而中道夭。自培擊於世俗者也。物莫不若是。且子求無所可用久矣。幾死。乃今得之。爲予大用。使予也而有用。且得有此大也邪。且也。若與予也。皆物也。奈何哉。其相物也。而幾死之散人。又惡知散木。匠石覺而診其夢。弟子曰。趣取無用。則爲社何邪。曰。密。若無言。彼亦直寄焉。以爲不知己者。詬厲也。不爲社者。且幾有翦乎。且也。彼其所保與衆異。而以義譽之。不亦遠乎。南伯子綦遊乎商之丘。見大木焉。有異。結駟千乘。隱將芘其所賴。子綦曰。此何木也哉。此必有異材。夫仰而視其細枝。則拳曲而不可以爲棟梁。俯而視其大根。則軸解而不可以爲棺槨。啞其葉。則口爛而爲傷。嗅之。則使人狂醒三日而已。子綦曰。此果不材之木也。以至於此其大也。嗟乎。神人以此不材。宋有荆氏者。宜楸柏桑。其拱把而上者。求狙猴之杙者。斬之。三圍四圍。求高名之麗者。斬之。七圍八圍。貴人富商之家。求禪傍者。斬之。故未終其天年。而中道之夭於斧斤。此材之患也。故解之以牛之白額者。與豚之亢鼻者。與人有痔病者。不可以適河。此皆巫祝以知之矣。所以爲不祥也。此乃神人之所以爲大祥也。支離疏者。頤隱於齊。肩高於頂。會撮指天。五管在上。兩髀爲脅。挫鍼治繯。足以闕口。鼓篋播精。足以食十人。上徵武士。則支離攘臂於其閒。上有大役。則支離以其常疾。不受功。上與病者粟。則受三鍾與十束薪。夫支離其形者。猶足以養其身。終其天年。又況支離其德者乎。

山 莊子行於山中。見大木。枝葉盛茂。伐木者止其旁而不取也。問其故。曰。無所可用。莊子曰。此木以不材得終其天年。夫子出於山。舍於故

人之家。故人喜。命豎子殺鴈而烹之。豎子請曰。其一能鳴。其一不能鳴。請奚殺。主人曰。殺不能鳴者。明日。弟子問於莊子曰。昨日山中之木。以不材得終其天年。今主人之鴈。以不材死。先生將何處。莊子笑曰。周將處。夫材與不材之間。材與不材之間。似之而非也。故未免乎累。若夫乘道德而浮遊者。則不然。無譽無訾。一龍一蛇。與時俱化。而無肯專爲。一上一下。以和爲量。浮遊乎萬物之祖。物物而不物於物。則胡可得而累邪。此神農黃帝之法則也。若夫萬物之情。人倫之傳。則不然。合則離。成則毀。廉則挫。尊則議。有爲則虧。賢則謀。不肖則欺。胡可得而必乎哉。悲夫。弟子志之。其唯道德之鄉乎。莊周遊乎雕陵之樊。觀一異鵲。自南方來者。翼廣七尺。目大運寸。感周之額。而集於栗林。莊周曰。此何鳥哉。翼殷不逝。目大不覩。蹇裳躩步。執彈而留之。覩一蟬。方得美蔭。而忘其身。螳螂執翳而搏之。見得而忘其形。異鵲從而利之。見利而忘其真。莊周怵然曰。噫。物固相累。二類相召也。捐彈而反走。虞人逐而諄之。莊周反入。三月不庭。藺且從而問之。夫子何爲項閒甚不庭乎。莊周曰。吾守形而忘身。觀於濁水而迷於清淵。且吾聞諸夫子曰。入其俗。從其俗。今吾遊於雕陵而忘吾身。異鵲感吾額。遊於栗林而忘真。栗林虞人以吾爲戮。吾所以不庭也。

地天天地雖大。其化均也。萬物雖多。其治一也。人卒雖衆。其主君也。君原於德而成於天。故曰玄古之君天下。無爲也。天德而已矣。以道觀言。而天下之君正。以道觀分。而君臣之義明。以道觀能。而天下之官治。以道汎觀。而萬物之應備。故通於天地者。德也。行於萬物者。道也。上治人者。事也。能有所藝者。技也。技兼

於事。事兼於義。義兼於德。德兼於道。道兼於天。故曰：古之畜天下者，無欲而天下足，無爲而萬物化，淵靜而百姓定。記曰：通於一而萬事畢，無心得而鬼神服。夫子曰：夫道覆載萬物者也，洋洋乎大哉！君子不可以不列心焉。無爲爲之之謂天，無爲言之之謂德，愛人利物之謂仁，不同同之之謂大，行不崖異之謂寬，有萬不同之謂富，故執德之謂紀，德成之謂立，循於道之謂備，不以物挫志之謂完。君子明於此十者，則韜乎其事，心之大也，沛乎其爲萬物逝也。若然者，藏金於山，藏珠於淵，不利貨財，不近貴富，不樂壽，不哀天，不榮通，不醜窮，不拘一世之利以爲己私分，不以王天下爲己處顯，顯則明，萬物一府，死生同狀。夫子曰：夫道淵乎其居也，濔乎其清也，金石不得無以鳴，故金石有聲，不考不鳴，萬物孰能定之？夫王德之人，素逝而恥通於事，立之本原，而知通於神，故其德廣，其心之出，有物採之，故形非道不生，生非德不存，存形窮生，立德明道，非王德者邪？蕩蕩乎忽然出，勃然動，而萬物從之乎？此謂王德之人，視乎冥冥，聽乎無聲，冥冥之中，獨見曉焉，無聲之中，獨聞和焉，故深之又深，而能物焉；神之又神，而能精焉，故其與萬物接也，至無而供其求，時聘而要其宿，大小長短脩遠，秦初有無無，有無名，一之所起，有一而未形，物得以生，謂之德，未形者有分，且然無閒，謂之命，留動而生物，物成生理，謂之形，形體保神，各有儀則，謂之性，性脩反德，德至同於初，同乃虛，虛乃大，合喙鳴，喙鳴合，與天地爲合，其合緜緜，若愚若昏，是謂玄德，同乎大順。門無鬼與赤張滿稽，觀於武王之師，赤張滿稽曰：不及有虞氏乎？故離此患也。門無鬼曰：天下均治。

而有虞氏治之邪。其亂而後治之。與赤張滿稽曰。天下均治之爲願。而何計以有虞氏爲。有虞氏之藥瘍也。禿而施鬢。病而求醫。孝子操藥。以脩慈父。其色焦然。聖人羞之。至德之世。不尙賢。不使能。上如標枝。民如野鹿。端正而不知以爲義。相愛而不知以爲仁。實而不知以爲忠。當而不知以爲信。蠢動而相使。不以爲賜。是故行而無迹。事而無傳。孝子不諛其親。忠臣不諂其君。臣子之盛也。親之所言而然。所行而善。則世俗謂之不肖子。君之所言而然。所行而善。則世俗謂之不肖臣。而未知此其必然邪。世俗之所謂然而然之。所謂善而善之。則不謂之道諛之人也。然則俗故嚴於親而尊於君邪。謂己道人。則勃然作色。謂己諛人。則怫然作色。而終身道人也。終身諛人也。合譬飾辭。聚衆也。是終始本末不相坐。垂衣裳。設采色。動容貌。以媚一世。而不自謂道諛。與夫人之爲徒。通是非。而不自謂衆人。愚之至也。知其愚者。非大愚也。知其惑者。非大惑也。大惑者。終身不解。大愚者。終身不靈。三人行而一人惑。所適者猶可致也。惑者少也。二人惑。則勞而不至。惑者勝也。而今也以天下惑予。雖有祈嚮。不可得也。不亦悲乎。大聲不入於里耳。折揚皇荂。則嗑然而笑。是故高言不止於衆人之心。至言不出。俗言勝也。以二缶鍾惑。而所適不得矣。而今也以天下惑予。雖有祈嚮。其庸可得邪。知其不可得也。而強之。又一惑也。故莫若釋之而不推。不推。誰其比。憂厲之人。夜半生其子。遽取火而視之。汲汲然唯恐其似己也。百年之木。破爲犧樽。青黃而文之。其斷在溝中。比犧樽於溝中之斷。則美惡有閒矣。其於失性一也。跖與曾。史行義有閒矣。然其失性均也。且夫

失性有五。一曰五色亂目。使目不明。二曰五聲亂耳。使耳不聰。三曰五臭薰鼻。困憊中顙。四曰五味濁口。使口厲爽。五曰趣舍滑心。使性飛揚。此五者皆生之害也。而楊墨乃始離跂。自以爲得。非吾所謂得也。夫得者。困可以爲得乎。則鳩鴟之在於籠也。亦可以爲得矣。且夫趣舍聲色。以柴其內。皮弁鷩冠。搢笏紳脩。以約其外。內支盈於柴柵。外重纏繒。皖皖然在纏繒之中。而自以爲得。則是罪人交臂歷指。而虎豹在於囊檻。亦可以爲得矣。庚桑楚宇泰定者發乎天光。發乎天光者。人見其人。人有脩者。乃今有恆。有恆者。人舍之。天助之。人之所舍。謂之天民。天之所助。謂之天子。學者。學其所不能學也。行者。行其所不能行也。辯者。辯其所不能辯也。知止乎其所不能知。至矣。若有不卽是者。天鈞敗之。備物以將形。藏不虞以生心。敬中以達彼。若是而萬惡至者。皆天也。而非人也不足以滑成。不可內於靈臺。靈臺者。有持而不知其所持。而不可持者也。不見其誠己而發。每發而不當。業入而不舍。每更爲失。爲不善乎顯明之中者。人得而誅之。爲不善乎幽閒之中者。鬼得而誅之。明乎人。明乎鬼者。然後能獨行。券內者。行乎無名。券外者。志乎期費。行乎無名者。唯庸有光。志乎期費者。唯賈人也。人見其跂。猶之魁然。與物窮者。物入焉。與物且者。其身之不能容。焉能容人。不能容人者。無親。無親者。盡人。兵莫憚于志。鏌鋣爲下。寇莫大於陰陽。無所逃於天地之間。非陰陽賊之心。則使之也。道通其分也。其成也。毀也。所惡乎分者。其分也。以備所以惡乎備者。其有以備。故出而不反。見其鬼。出而得。是謂得死。滅而有實。鬼之一也。以有形者象無形者。而定矣。出無本。

入無竅。有實而無乎處。有長而無乎本。剽有所出而無竅者。有實而無乎處者。宇也。有長而無本。剽者。宙也。有乎生。有乎死。有乎出。有乎入。入出而無見其形。是謂天門。天門者。無有也。萬物出乎無有。有不能以有爲有。必出乎無有。而無有一無有。聖人藏乎是。古之人。其知有所至矣。惡乎至。有以爲未始有物者。至矣。盡矣。弗可以加矣。其次以爲有物矣。將以生爲喪也。以死爲反也。是以分已。其次曰始無有。既而有生。生俄而死。以無有爲首。以生爲體。以死爲尻。孰知有無。死生之一守者。吾與之爲友。是三者雖異。公族也。昭景也。著戴也。甲氏也。著封也。非一也。有生。賊也。披然曰移。是嘗言移。是非所言也。雖然。不可知者也。臘者之有膾脰。可散而不可散也。觀室者周於寢廚。又適其偃焉。爲是舉移。是請嘗言移。是以生爲本。以知爲師。因以乘是非。果有名實。因以己爲質。使人以爲己節。因以死償節。若然者。以用爲知。以不用爲愚。以徹爲名。以窮爲辱。移是今之人也。是蜩與學鳩同於同也。蹶市人之足。則辭以放驚。兄則以嫗。大親則已矣。故曰。至禮有不人。至義不物。至知不謀。至仁無親。至信辟金。徹志之物。解心之謬。去德之累。達道之塞。貴富顯嚴。名利六者。勃志也。容動色理。氣意六者。謬心也。惡欲喜怒哀樂六者。累德也。去就取與。知能六者。塞道也。此四六者。不盪胷中。則正。正則靜。靜則明。明則虛。虛則無爲。而無不爲也。道者。德之欽也。生者。德之光也。性者。生之質也。性之動。謂之爲。爲之僞。謂之失。知者。接也。知者。謨也。知者之所不知。猶睨也。動以不得已。之謂德。動無非我。之謂治。名相反而實相順也。羿工乎中微。而拙乎使人無己譽。聖人

工乎天。而拙乎人。夫工乎天而佞乎人者。唯全人能之。唯蟲能蟲。唯蟲能天。全人惡天。惡人之天。而況吾
天乎人乎。一雀適羿。羿必得之。威也。以天下爲之籠。則雀無所逃。是故湯以胞人籠伊尹。秦穆公以五羊
之皮籠百里奚。是故非以其所好籠之。而可得者無有也。介者移晷。外非譽也。佞靡登高而不懼。遺死生
也。夫復譖不餽而忘人。忘人。因以爲天人矣。故敬之而不喜。侮之而不怒者。唯同乎天和者爲然。出怒不
怒。則怒出於不怒矣。出爲無爲。則爲出於無爲矣。欲靜則平氣。欲神則順心。有爲也。欲常。則緣於不得已。
不得已之類。聖人之道。德充符 闔跂支離無脈說衛靈公。靈公說之。而視全人。其脰肩肩。甕甗大癭說齊
桓公。桓公說之。而視全人。其脰肩肩。故德有所長。而形有所忘。人不忘其所忘。而忘其所不忘。此謂誠忘。
故聖人有所遊。而知爲孽。約爲膠。德爲接。工爲商。聖人不謀。惡用知。不斲。惡用膠。無喪。惡用德。不貨。惡用
商。四者。天鬻也。天鬻也者。天食也。旣受食於天。又惡用人。有人之形。無人之情。有人之形。故羣於人。無人
之情。故是非不得於身。眇乎小哉。所以屬於人也。瞽乎大哉。獨成其天。惠子謂莊子曰。人故無情乎。莊
子曰。然。惠子曰。人而無情。何以謂之人。莊子曰。道與之貌。天與之形。惡得不謂之人。惠子曰。旣謂之人。惡
得無情。莊子曰。是非吾所謂情也。吾所謂無情者。言人之不以好惡內傷其身。常因自然而不益生也。惠
子曰。不益生。何以有其身。莊子曰。道與之貌。天與之形。無以好惡內傷其身。今子外乎子之神。勞乎子之
精。倚樹而吟。據槁梧而瞑。天選子之形。子以堅白鳴。知北遊 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時有明法而不議。萬

物有成理而不說。聖人者。原天地之美。而達萬物之理。是故至人無爲。大聖不作。觀於天地之謂也。今彼神明至精。與彼百化。物已死生方圓。莫知其根也。扁然而萬物自古以固存。六合爲巨。未離其內。秋豪爲小。待之成體。天下莫不沈浮。終身不故。陰陽四時運行。各得其序。惛然若亡而存。油然不形而神。萬物畜而不知。此之謂本根。可以觀於天矣。東郭子問於莊子曰。以謂道惡乎在。莊子曰。無所不在。東郭子曰。期而後可。莊子曰。在螻蟻。曰。何其下邪。曰。在稊稗。曰。何其愈下邪。曰。在瓦甃。曰。何其愈甚邪。曰。在屎溺。東郭子不應。莊子曰。夫子之問也。固不及質。正獲之問於監市履豨也。每下愈況。汝唯莫必。無乎逃物。至道若是。大言亦然。周徧咸。三者異名同實。其指一也。嘗相與遊乎無何有之宮。同合而論。無所終窮乎。嘗相與無爲乎。澹而靜乎。漠而清乎。調而閒乎。寥已吾志。無往焉而不知其所至。去而來。不知其所止。吾已往來焉。而不知其所終。彷徨乎馮闕。大知入焉。而不知其所窮。物物者與物無際。而物有際者。所謂物際者。也不際之際。際之不際者也。謂盈虛衰殺。彼爲盈虛。非盈虛。彼爲衰殺。非衰殺。彼爲本末。非本末。彼爲積散。非積散也。列御寇莊子曰。知道易。勿言難。知而不言。所以之天也。知而言之。所以之人也。古之人。天而不人。朱泚漫學屠龍於支離益。單千金之家。三年技成。而無所用其巧。聖人以必不必。故無兵。衆人以不必必之。故多兵。順於兵。故行有求。兵恃之。則亡。小夫之知。不離苞苴竿牘。敝精神乎蹇淺。而欲兼濟道物。太一形虛。若是者。迷惑于宇宙形累。不知太初。彼至人者。歸精神乎無始。而甘冥乎無何有之鄉。水流乎

無形發泄乎太清。悲哉乎。汝爲知在豪毛。而不知大寧。宋人有曹商者。爲宋王使秦。其往也。得車數乘。王說之。益車百乘。反於宋。見莊子曰。夫處窮閭陋巷。困窘織屨。槁項黃馘者。商之所知也。一悟萬乘之主。而從車百乘者。商之所長也。莊子曰。秦王有病。召醫破癰。潰痊者。得車一乘。舐痔者。得車五乘。所治愈下。得車愈多。子豈治其痔邪。何得車之多也。子行矣。人有見宋王者。錫車十乘。以其十乘驕稱。莊子曰。河上有家貧恃緯蕭而食者。其子沒於淵。得千金之珠。其父謂其子曰。取石來鍛之。夫千金之珠。必在九重之淵。而驪龍頷下。子能得珠者。必遭其睡也。使驪龍而寤。子尙奚微之有哉。今宋國之深。非直九重之淵也。宋王之猛。非直驪龍也。子能得車者。必遭其睡也。使宋王而寤。子爲齏粉夫。

大宗師

知天之所爲

知人之所爲者。至矣。知天之所爲者。天而生也。知人之所爲者。以其知之所知。以養其知之所不知。終其天年而不中道夭者。是知之盛也。雖然。有患。夫知有所待而後當。其所待者。特未定也。庸詎知吾所謂天之非人乎。所謂人之非天乎。且有真人而後有真知。何謂真人。古之真人。不逆寡。不雄成。不蕃士。若然者。過而弗悔。常而不自得也。若然者。登高不慄。入水不濡。入火不熱。是知之能登假於道也。若此。古之真人。其寢不夢。其覺無憂。其食不甘。其息深深。真人之息以踵。衆人之息以喉。屈服者。其隘言若哇。其耆欲深者。其天機淺。古之真人。不知說生。不知惡死。其出不訢。其入不距。翛然而往。翛然而來而已矣。不忘其所始。不求其所終。受而喜之。忘而復之。是之謂不以心捐道。不以人助天。是之謂真人。若然者。其心志。其容

寂其顛顛。淒然似秋。煖然似春。喜怒通四時。與物有宜。而莫知其極。故聖人之用兵也。亡國而不失人心。利澤施乎萬世。不爲愛人。故樂通物。非聖人也。有親。非仁也。天時。非賢也。利害不通。非君子也。行名失己。非士也。亡身不真。非役人也。若狐不借務。光伯夷。叔齊。箕子。胥餘。紀他。申徒狄。是役人之役。適人之適。而不自適其適者也。古之真人。其狀義而不朋。若不足而不承。與乎其觚而不斲也。張乎其虛而不華也。邴邴乎其似喜乎。崔乎其不得已乎。濔乎其進我色也。與乎其止我德也。厲乎其似世乎。馨乎其未可制也。連乎其似好閉也。愧乎忘其言也。以刑爲體。以禮爲翼。以知爲時。以德爲循。以刑爲體者。綽乎其殺也。以禮爲翼者。所以行於世也。以知爲時者。不得已於事也。以德爲循者。言其與有足者。至於丘也。而人真以爲勤行者也。故其好之也一。其弗好之也一。其一也一。其一與天爲徒。其不一與人爲徒。天與人。不相勝也。是之爲真人。死生命也。其有夜旦之常。天也。人之有所不得與。皆物之情也。彼特以天爲父。而身猶愛之。而況其卓乎。人特以有君爲愈乎己。而身猶死之。而況其真乎。泉涸。魚相與處於陸。相响以溼。相瀉以沫。不如相忘於江湖。而其譽堯而非桀也。不如兩忘而化其道。夫大塊載我以形。勞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故善吾生者。乃所以善吾死也。夫藏舟於壑。藏山於澤。謂之固矣。然而夜半。有力者負之而走。昧者不知也。藏小大有宜。猶有所遯。若夫藏天下於天下。而不得所遯。是恆物之大情也。特犯人之形。而猶喜之。若人之形者。萬化而未始有極也。其爲樂可勝計邪。故聖人將遊於物之所不得遯。而皆存。

善天善老善始善終。人猶效之。又況萬物之所係而一化之所待乎。夫道有情有信。無爲無形。可傳而不可受。可得而不可見。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神鬼神帝。生天生地。在太極之先。而不爲高。在六極之下。而不爲深。先天地生。而不爲久。長於上古。而不爲老。狶韋氏得之。以挈天地。伏羲得之。以襲氣母。維斗得之。終古不忒。日月得之。終古不息。堪坏得之。以襲崑崙。馮夷得之。以遊大川。肩吾得之。以處大山。黃帝得之。以登雲天。顓頊得之。以處玄宮。禹強得之。立乎北極。西王母得之。坐乎少廣。莫知其始。莫知其終。彭祖得之。上及有虞。下及五伯。傳說得之。以相武丁。奄有天下。乘東維。騎箕尾。而比於列星。南伯子葵問乎女偶曰。子之年長矣。而色若孺子。何也。曰。吾聞道矣。南伯子葵曰。道可得學邪。曰。惡。惡可。子非其人。也。夫卜梁倚有聖人之才。而無聖人之道。我有聖人之道。而無聖人之才。吾欲以教之。庶幾其果爲聖人乎。不然。以聖人之道。告聖人之才。亦易矣。吾猶守而告之。參日。而後能外天下。已外天下矣。吾又守之七日。而後能外物。已外物矣。吾又守之九日。而後能外生。已外生矣。而後能朝徹。朝徹而後能見獨。見獨而後能無古今。無古今而後能入於不死不生。殺生者不死。生生者不生。其爲物。無不將也。無不迎也。無不毀也。無不成也。其名爲撻寧。撻寧也者。撻而後成者也。南伯子葵曰。子獨惡乎聞之。曰。聞諸副墨之子。副墨之子聞諸洛誦之孫。洛誦之孫聞之瞻明。瞻明聞之聶許。聶許聞之需役。需役聞之於謳。於謳聞之玄冥。玄冥聞之參寥。參寥聞之疑始。子祀。子輿。子犁。子來。四人相與語曰。孰能以無爲首。以生爲脊。以

死爲屍。孰知死生存亡之一體者。吾與之友矣。四人相視而笑。莫逆於心。遂相與爲友。俄而子輿有病。子祀往問之。曰。偉哉。夫造物者。將以予爲此拘拘也。且僂發背。上有五管。頤隱於齋。肩高於頂。句贅指天。陰陽之氣。有沴其心閒而無事。蹠躡而鑑于井。曰。嗟乎。夫造物者。又將以予爲此拘拘也。子祀曰。女惡之乎。曰。亡。予何惡。浸假而化。予之左臂以爲雞。予因以求時夜。浸假而化。予之右臂以爲彈。予因以求鵝炙。浸假而化。予之尻以爲輪。以神爲馬。予因而乘之。豈更駕哉。且夫得者時也。失者順也。安時而處順。哀樂不能入也。此古之所謂縣解也。而不能自解者。物有結之。且夫物不勝天久矣。吾又何惡焉。俄而子來有病。喘喘然將死。其妻子環而泣之。犁在問之。曰。叱。避。無怛化。倚其戶與之語。曰。偉哉。造化又將奚以汝爲。將奚以汝適。以汝爲鼠肝乎。以汝爲蟲臂乎。子來曰。父母於子。東西南北。唯命之從。陰陽於人。不翅於父母。彼近吾死。而我不聽。我則悍矣。彼何罪焉。夫大塊載我以形。勞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故善吾生者。乃所以善吾死也。今大冶鑄金。金踊躍曰。我且必爲鏌鋌。大冶必以爲不祥之金。今一犯人之形。而曰。人耳。人耳。夫造化者。必以爲不祥之人。今一以天地爲大鑪。以造化爲大冶。惡乎往而不可哉。成然寐。蘧然覺。子輿與子桑友。而霖雨十日。子輿曰。子桑殆病矣。裹飯而往食之。至子桑之門。則若歌若哭。鼓琴曰。父邪。母邪。天乎。人乎。有不任其聲。而趨舉其詩焉。子輿入。曰。子之歌詩。何故若是。曰。吾思夫使我至此極者。而弗得也。父母豈欲吾貧哉。天無私覆。地無私載。天地豈私貧我哉。求其爲之者。而不得也。然而至此。

極者命也夫。騏駼拇枝指。出乎性哉。而侈於德。附贅縣疣。出乎形哉。而侈於性。多方乎仁義而用之者。

列於五藏哉。而非道德之正也。是故駢於足者。連無用之肉也。枝於手者。樹無用之指也。多方駢枝於五藏之情者。淫僻於仁義之行。而多方於聰明之用也。是故駢於明者。亂五色。淫文章。青黃黼黻之煌煌。非乎。而離朱是已。多於聰者。亂五聲。淫六律。金石絲竹。黃鍾大呂之聲。非乎。而師曠是已。枝於仁者。擢德塞性。以收名聲。使天下簧鼓以奉不及之法。非乎。而曾史是已。駢於辯者。壘瓦結繩。竄句遊心於堅白同異之間。而敝跬譽無用之言。非乎。而楊墨是已。故此皆多駢旁枝之道。非天下之至正也。彼正正者。不失其性命之情。故合者不爲駢。而枝者不爲跂。長者不爲有餘。短者不爲不足。是故鳧脰雖短。續之則憂。鶴脰雖長。斷之則悲。故性長非所斷。性短非所續。無所去憂也。意仁義其非人情乎。彼仁義何其多憂也。且夫駢於拇者。決之則泣。枝於手者。斲之則啼。二者或有餘於數。或不足於數。其於憂一也。今世之仁人。蒿目而憂世之患。不仁之人。決性命之情而饜貴富。故意仁義其非人情乎。自三代以下者。天下何其囂囂也。且夫待鈎繩規矩而正者。是削其性也。待繩約膠漆而固者。是侵其德也。屈折禮樂。吮愈仁義。以慰天下之心者。此失其常然也。天下有常然。常然者。曲者不以鈎。直者不以繩。圓者不以規。方者不以矩。附離不以膠漆。約束不以纆索。故天下誘然皆生。而不知其所以生。同焉皆得。而不知其所以得。故古今不二。不可虧也。則仁義又奚連連如膠漆纆索。而遊乎道德之閒爲哉。使天下惑也。夫小惑易方。大惑易性。何以

知其然邪。自虞氏招仁義以撓天下也。天下莫不奔命於仁義。是非以仁義易其性與。故嘗試論之。自三代以下者。天下莫不以物易其性矣。小人則以身殉利。士則以身殉名。大夫則以身殉家。聖人則以身殉天下。故此數子者。事業不固。名聲異號。其於傷性。以身爲殉。一也。臧與穀二人相與牧羊。而俱亡其羊。問臧奚事。則挾筴讀書。問穀奚事。則博塞以遊。二人者。事業不同。其於亡羊。均也。伯夷死名於首陽之下。盜跖死利於東陵之上。二人者。所死不同。其於殘生傷性。均也。奚必伯夷之是。而盜跖之非乎。天下盡殉也。彼其所殉。仁義也。則俗謂之君子。其所殉。貨財也。則俗謂之小人。其殉一也。則有君子焉。有小人焉。若其殘生損性。則盜跖亦伯夷已。又惡取君子小人於其閒哉。且夫屬其性乎仁義者。雖通如曾史。非吾所謂臧也。屬其性於五味。雖通如兪兒。非吾所謂臧也。屬其性乎五聲。雖通如師曠。非吾所謂聰也。屬其性乎五色。雖通如離朱。非吾所謂明也。吾所謂臧者。非仁義之謂也。臧於其德而已矣。吾所謂聰者。非所謂仁義之謂也。任其性命之情而已矣。吾所謂聰者。非謂其聞彼也。自聞而已矣。吾所謂明者。非謂其見彼也。自見而已矣。夫不自見而見彼。不自得而得彼者。是得人之得而不自得其得者也。適人之適而不自適其適也。夫適人之適而不自適其適。雖盜跖與伯夷。是同爲淫僻也。余愧乎道德。是以上不敢爲仁義之操。而下不敢爲淫僻之行也。

徐無鬼

知士無思慮之變。則不樂。辯士無談說之序。則不樂。察士無凌誅之事。則不樂。皆囿於物者也。招世之士興朝。中民之士榮官。筋力之士矜難。勇敢之士奮患。兵革之士樂

戰枯槁之士宿名。法律之士廣治。禮樂之士敬容。仁義之士貴際。農夫無草萊之事。則不比。商賈無市井之事。則不比。庶人有旦暮之業。則勸。百工有器械之巧。則壯。錢財不積。則貪者憂。權勢不尤。則夸者悲。勢物之徒樂變。遭時有所用。不能無爲也。此皆順比於歲。不物於易者也。馳其形性。潛之萬物。終身不反。悲夫。莊子曰。射者非前期而中。謂之善射。天下皆羿也。可乎。惠子曰。可。莊子曰。天下非有公是也。而各是其所是。天下皆堯也。可乎。惠子曰。可。莊子曰。然則儒墨楊乘四。與夫子爲五。果孰是邪。或者若魯遽者邪。其弟子曰。我得夫子之道矣。吾能冬爨鼎而夏造冰矣。魯遽曰。是直以陽召陽。以陰召陰。非吾所謂道也。吾示子乎吾道。於是乎爲之調瑟。廢一於堂。廢一於室。鼓宮宮動。鼓角角動。音律同矣。夫或改調一弦。於五音無當也。鼓之二十五弦皆動。未始異於聲。而音之君已。且若是者邪。惠子曰。令夫儒墨楊乘。且方與我以辯。相排以辭。相鎮以聲。而未始吾非也。則奚若矣。莊子曰。齊人躄子於宋者。其命闢也不以完。其求斲鍾也以束縛。其求唐子也而未始出域。有遺類矣。夫楚人寄而躄闢者。夜半於無人之時。而與舟人鬪。未始離於岑。而足以造於怨也。莊子送葬。過惠子之墓。顧謂從者曰。郢人墜慢其鼻端。若蠅翼。使匠石斲之。匠石運斤成風。聽而斲之。盡墜而鼻不傷。郢人立不失容。宋元君聞之。召匠石曰。嘗試爲寡人爲之。匠石曰。臣則嘗能斲之。雖然。臣之質死久矣。自夫子之死也。吾無以爲質矣。吾無與言之矣。南伯子綦隱几而坐。仰天而噓。顏成子入見曰。夫子物之尤也。形固可使若槁骸。心固可使若死灰乎。曰。吾嘗居山。

穴之中矣。當是時也。田禾一觀我。而齊國之衆三賀之。我必先之。彼故知之。我必賣之。彼故鬻之。若我而不有之。彼惡得而知之。若我而不賣之。彼惡得而鬻之。嗟乎。我悲人之自喪者。吾又悲人者。吾又悲夫。悲人之悲者。其後而日遠矣。子綦有八子。陳諸前。召九方歎曰。爲我相吾子。孰爲祥。九方歎曰。柎也。爲祥。子綦瞿然喜曰。奚若。曰。柎也將與國君同食。以終其身。子綦索然出涕曰。吾子何爲以至於極也。九方歎曰。夫與國君同食。澤及三族。而況於父母乎。今夫子聞之而泣。是禦福也。子則祥矣。父則不祥。子綦曰。歎。汝何足以識之。而柎祥邪。盡於酒肉。入於口鼻矣。而何足以知其所自來。吾未嘗爲牧。而牂生於奧。未嘗好田。而鶉生於突。若勿怪何邪。吾所與吾子遊者。遊於天地。吾與之邀樂於天。吾與之邀食於地。吾不與之爲事。不與之爲謀。不與之爲怪。吾與之乘天地之誠。而不以物與之相撓。吾與之一委蛇。而不與之爲事所宜。今也。然有世俗之償焉。凡有怪徵者。必有怪行。殆乎非我與吾子之罪。幾天與之也。吾是以泣也。無幾何。而使柎之於燕。盜得之於道。全而鬻之。則難。不若別之。則易。於是別而鬻之於齊。適當渠公之街。然身食肉而終。有暖姝者。有濡需者。有卷婁者。所謂暖姝者。學一先生之言。則暖姝姝姝而私自說也。自以爲足矣。而未知未始有物也。是以謂暖姝者也。濡需者。豕彘是也。擇疏鬣。自以爲廣宮大園。奎蹄曲隈。乳閒股脚。自以爲安室利處。不知屠者之一旦。鼓臂布草。操煙火而已。與豕俱焦也。此以域進。此以域退。此其所謂濡需者也。卷婁者。舜也。羊肉不慕蟻。蟻慕羊肉。羊肉羶也。舜有羶行。百姓說之。故三

徒成都至鄧之虛。而十有萬家。堯聞舜之賢。舉之童土之地。曰。冀得其來之澤。舜舉乎童土之地。年齒長矣。聰明衰矣。而不得休歸。所謂卷婁者也。是以神人惡衆至。衆至則不比。不比則不利也。故無所甚親。無所甚疎。抱德煬和。以順天下。此謂真人。於蟻棄知。於魚得計。於羊棄意。以目視目。以耳聽耳。以心復心。若然者。其平也繩。其變也循。古之真人。以天待之。不以人入天。古之真人。得之也生。失之也死。得之也死。失之也生。藥也。其實堇也。桔梗也。雞靡也。豕零也。是時爲帝者也。何可勝言。句踐也。以甲楯三千。棲於會稽。唯種也能知亡之所以存。唯種也不知其身之所以愁。故曰。鳴目有所適。鶴脰有所節。解之也悲。故曰。風之過河也。有損焉。日之過河也。有損焉。請只風與日相與守河。而河以爲未始其攖也。恃源而往者也。故水之守土也。審影之守人也。審物之守物也。審故目之於明也。殆耳之於聰也。殆心之於殉也。殆凡能其於府也。殆之成也不給改。禍之長也。茲萃其反也。緣功其果也。待久而人以爲己寶。不亦悲乎。故有亡國。戮民無已。不知問是也。故足之於地也。踐雖踐。恃其所不蹶。而後善博也。人之知也。雖少。恃其所不知。而後知天之所謂也。知大一。知大陰。知大目。知大均。知大方。知大信。知大定。至矣。大一通之。大陰解之。大目視之。大均緣之。大方體之。大信稽之。大定持之。盡有天。循有照。冥有樞。始有彼。則其解之也。似不解之者。其知之也。似不知之也。不知而後知之。其問之也。不可以有崖。而不可以無崖。頡滑有實。古今不代。而不可以虧。則可不謂有大揚摧乎。闔不亦問是已。奚惑然爲。以不惑解惑。復於不惑。是尙大不惑。

則陽

則陽遊於楚。夷節言之於王。王未之見。夷節歸。彭陽見王果曰。夫子何不譚我於王。王果曰。我不若公閱休。彭陽曰。公閱休奚爲者邪。曰。冬則擲鼈于江。夏則休乎山樊。有過而問者。曰。此予宅也。夫夷節已不能。而況我乎。吾又不若夷節。夫夷節之爲人也。無德而有知。不自許。以之神其交。固顛冥乎富貴之地。非相助以德。相助消也。夫凍者假衣於春。暍者反冬乎冷風。夫楚王之爲人也。形尊而嚴。其於罪也。無赦如虎。非夫佞人正德。其孰能撓焉。故聖人其窮也。使家人忘其貧。其達也。使王公忘爵祿而化卑。其於物也。與之爲娛矣。其於人也。樂物之通而保已焉。故或不言而飲人以和。與人竝立而使人化。父子之宜。彼其乎歸居。而一閒其所施。其於人心者。若是其遠也。故曰。待公閱休。聖人達網繆。周盡一體矣。而不知其然。性也。復命搖作。而以天爲師。人則從而命之也。憂乎知。而所行恆無幾時。其有止也。若之何。生而美者。人與之鑑。不告。則不知其美於人也。若知之。若不知之。若聞之。若不聞之。其可喜也。終無已。人之好之。亦無已。性也。聖人之愛人也。人與之名。不告。則不知其愛人也。若知之。若不知之。若聞之。若不聞之。其愛人也。終無已。人之安之。亦無已。性也。舊國舊都。望之嗚然。雖使丘陵草木之緡。入之者十九。猶之嗚然。況見見聞聞者也。以十仞之臺。縣衆聞者也。再相氏得其環中。以隨成。與物無終無始。無幾。無時。日與物化者。一不化者也。闔嘗舍之。夫師天而不得師天。與物皆殉。其以爲事也。若之何。夫聖人未始有天。未始有人。未始有始。未始有物。與世偕行而不替。所行之備而不洩。其合之也。若之何。湯得其司。御門尹登恆。爲之傅之。

從師而不囿。得其隨成。爲之司其名之名。羸法得其兩見。仲尼之盡慮。爲之傅之。容成氏曰。除日無歲。無內無外。長梧封人問子牢曰。君爲政焉。勿鹵莽。治民焉。勿滅裂。昔予爲禾。耕而鹵莽之。則其實亦鹵莽。而報予。芸而滅裂之。其實亦滅裂。而報予。予來年變齊。深其耕而熟耰之。其禾繁以滋。予終年厭殮。莊子聞之曰。今人之治其形。理其心。多有似封人之所謂。遁其天。離其性。滅其情。亡其神。以衆爲故。鹵莽其性者。欲惡之孽。爲性萑葦。兼葭始萌。以扶吾形。尋擢吾性。竝潰漏發。不擇所出。漂疽疥癰。內熱溲膏。是也。少知問於大公調曰。何謂丘里之言。大公調曰。丘里者。合十姓百名而以爲風俗也。合異以爲同。散同以爲異。今指馬之百體。而不得馬。而馬係於前者。立其百體。而謂之馬也。是故丘山積卑而爲高。江河合水而爲大。大人合幷而爲公。是以自外入者。有主而不執。由中出者。有正而不距。四時殊氣。天不賜。故歲成。五官殊職。君不私。故國治。文武大人不賜。故德備。萬物殊理。道不私。故無名。無名故無爲。無爲而無不爲。時有終始。世有變化。禍福淳淳。至有所拂者。而有所宜。自殉殊面。有所正者。有所差。比於大澤。百材皆度。觀乎大山。木石同壇。此之謂丘里之言。少知曰。然則謂之道足乎。太公調曰。不然。今計物之數。不止於萬。而期曰萬物者。以數之多者。號而讀之也。是故天地者。形之大者也。陰陽者。氣之大者也。道者爲之公。因其大以號而讀之。則可也。已有之矣。乃將得比哉。則若以斯辯。譬猶狗馬。其不及遠矣。少知曰。四方之內。六合之裏。萬物之所生。惡起。大公調曰。陰陽相照。相蓋相治。四時相代。相生相殺。欲惡去就。於是橋起。雌

雄片合。於是庸有。安危相易。禍福相生。緩急相摩。聚散以成。此名實之可紀。精微之可志也。隨序之相理。橋運之相使。窮則反。終則始。此物之所有。言之所盡。知之所至。極物而已。觀道之人。不隨其所廢。不原其所起。此議之所止。少知曰。季真之莫爲。接子之或使。二家之議。孰正於其情。孰徧於其理。大公調曰。雞鳴狗吠。是人之所知。雖有大知。不能以言讀其所自化。又不能以意其所將爲。斯而析之。精至於無倫。大至於不可圍。或之使。莫之爲。未免於物。而終以爲過。或使則實。莫爲則虛。有名有實。是物之居。無名無實。在物之虛。可言可意。言而疏。愈未生不可忌。已死不可徂。死生非遠也。理不可觀。或之使。莫之爲。疑之所假。吾觀之本。其往無窮。吾求之末。其來無止。無窮無止。言之無也。與物同理。或使莫爲。言之本也。與物終始。道不可有。有不可無。道之爲名。所假而行。或使莫爲。在物一曲。夫胡爲於大方。言而足。則終日言而盡。道言而不足。則終日言而盡。物道物之極。言默不足以載。非言非默。議其有極。

王應帝

天根遊於殷陽。至蓼

水之上。適遭無名人而問焉。曰。請問爲天下。無名人曰。去汝鄙人也。何問之不預也。予方將與造物者爲人。厭則又乘夫莽眇之鳥。以出六極之外。而遊無何有之鄉。以處壙垠之野。汝又何帛以治天下。感予之心。爲又復問。無名人曰。汝遊心於淡。合氣於漠。順物自然。而無容私焉。而天下治矣。無爲名尸。無爲謀府。無爲事任。無爲知主。體盡無窮。而遊無朕。盡其所受乎天。而無見得。亦虛而已。至人之用心若鏡。不將不逆。應而不藏。故能勝物而不傷。南海之帝爲儵。北海之帝爲忽。中央之帝爲渾沌。儵與忽時相與遇於

渾沌之地渾沌待之甚善。儵與忽謀報渾沌之德。曰：人皆有七竅，以視聽食息。此獨無有。嘗試鑿之。日鑿一竅。七日而渾沌死。

天

運天其運乎？地其處乎？日月其爭於所乎？孰主張是？孰綱維是？孰居無事？推而行

是。意者共有機緘而不得已邪？意者其運轉而不能自止邪？雲者爲雨乎？雨者爲雲乎？孰隆施是？孰居無事淫樂而勸是？風起北方，一西一東，有上彷徨，孰噓吸是？孰居無事而披拂是？敢問何故？巫咸招曰：來，吾語女。天有六極五常，帝王順之則治，逆之則凶。九洛之事，治成德備，監照下土。天下載之。此謂上皇。商大宰蕩問仁於莊子。莊子曰：虎狼仁也。曰：何謂也？莊子曰：父子相親，何爲不仁？曰：請問至仁。莊子曰：至仁無親。大宰曰：蕩聞之無親，則不愛，不愛則不孝，謂至仁不孝，可乎？莊子曰：不然。夫至仁尙矣。孝固不足以言之。此非過孝之言也，不及孝之言也。夫南行者至於郢，北面而不見冥山，是何也？則去之遠也。故曰：以敬孝易，以愛孝難，以愛孝易而忘親難，忘親易使親忘我難，使親忘我易，兼忘天下難，兼忘天下易。使天下兼忘我難，夫德遺堯舜而不爲也，利澤施於萬世，天下莫知也，豈直太息而言仁孝乎哉？夫孝悌仁義，忠信貞廉，此皆自勉以役其德者也，不足多也。故曰：至貴國爵并焉，至富國財并焉，至願名譽并焉，是以道不渝。

馬

蹄可以踐霜雪，毛可以禦風寒，齧草飲水，翹足而陸，此馬之真性也。雖有義臺路寢，無所用之。及至伯樂曰：我善治馬，燒之剔之，刻之錐之，連之以羈，疊編之以阜棧，馬之死者十二三矣。飢之渴

之，馳之驟之，整之齊之，前有楛飾之患，而後有鞭策之威，而馬之死者已過半矣。陶者曰：我善治埴，圓者

中規方者中矩。匠人曰：我善治木。曲者中鉤，直者應繩。夫埴木之性，豈欲中規矩鉤繩哉！然且世世稱之。曰：伯樂善治馬，而陶匠善治埴木。此亦治天下者之過也。吾意善治天下者不然。彼民有常性，織而衣，耕而食，是謂同德。一而不黨，命曰天放。故至德之世，其行填填，其視顛顛，當是時也，山無蹊隧，澤無舟梁，萬物羣生，連屬其鄉，禽獸成羣，草木遂長，是故禽獸可係羈而遊，鳥鵲之巢可攀援而闕。夫至德之世，同與禽獸居，族與萬物竝，惡乎知君子小人哉！同乎無知，其德不離，同乎無欲，是謂素樸。素樸而民性得矣。及至聖人，鑿慧爲仁，隄跂爲義，而天下始疑矣。澶漫爲樂，摘僻爲禮，而天下始分矣。故純樸不殘，孰爲轅樽，白玉不毀，孰爲珪璋。道德不廢，安取仁義？性情不離，安用禮樂？五色不亂，孰爲文采？五聲不亂，孰應六律？夫殘樸以爲器，工匠之罪也；毀道德以爲仁義，聖人之過也。夫馬陸居則食草飲水，喜則交頸相靡，怒則分背相踉。馬知已此矣，夫加之以衡扼，齊之以月題，而馬知介倪、闐扼、鷲曼、詭銜、竊轡，故馬之知而能至盜者，伯樂之罪也。夫赫胥氏之時，民居不知所爲，行不知所之，含哺而熙，鼓腹而遊，民能以此矣。及至聖人，屈折禮樂，以匡天下之形，縣跂仁義，以慰天下之心，而民乃始隄跂好知，爭歸於利，不可止也。此亦聖人之過也。

法 將爲胙篋，探囊發匱之盜，而爲守備，則必攝緘膝，固肩鏞。此世俗之所謂知也。然而巨盜至，則負匱揭篋，擔囊而趨，唯恐緘膝肩鏞之不固也。然則鄉之所謂知者，不乃爲大盜積者也。故嘗試論之。世俗所謂知者，有不爲大盜積者乎？所謂聖者，有不爲大盜守者乎？何以知其然邪？昔者齊國鄰邑相

望雞狗之音相聞。罔罟之所布。耒耨之所刺。方二千餘里。闔四竟之內。所以立宗廟社稷。治邑屋州閭。鄉曲者。曷嘗不法聖人哉。然而田成子一旦殺齊君而盜其國。所盜者。豈獨其國邪。并與其聖知之法而盜之。故田成子有乎盜賊之名。而身處堯舜之安。小國不敢非。大國不敢誅。十二世有齊國。則是不乃竊齊國。并與其聖知之法。以守其盜賊之身乎。嘗試論之。世俗之所謂至知者。有不爲大盜積者乎。所謂至聖者。有不爲大盜守者乎。何以知其然邪。昔者龍逢斬比干。剖萇弘。脍子胥。靡故四子之賢。而身不免乎戮。故跖之徒問於跖曰。盜亦有道乎。跖曰。何適而無有道邪。夫妄意室中之藏。聖也。入先勇也。出後義也。知可否。知也。分均。仁也。五者不備。而能成大盜者。天下未之有也。由是觀之。善人不得聖人之道。不立。跖不得聖人之道。不行。天下之善人少。而不善人多。則聖人之利天下也少。而害天下也多。故曰。唇竭則齒寒。魯酒薄而邯鄲圍。聖人生而大盜起。掎擊聖人。縱舍盜賊。而天下始治矣。夫川竭而谷虛。丘夷而淵實。聖人已死。則大盜不起。天下平而無故矣。聖人不死。大盜不止。雖重聖人而治天下。則是重利盜跖也。爲之斗斛以量之。則并與斗斛而竊之。爲之權衡以稱之。則并與權衡而竊之。爲之符璽以信之。則并與符璽而竊之。爲之仁義以矯之。則并與仁義而竊之。何以知其然邪。彼竊鉤者。誅。竊國者。爲諸侯。諸侯之門。而仁義存焉。則是非竊仁義。聖知邪。故逐於大盜。揭諸侯竊仁義。并斗斛權衡符璽之利者。雖有軒冕之賞。弗能勸。斧鉞之威。弗能禁。此重利盜跖而使不可禁者。是乃聖人之過也。故曰。魚不可脫於淵。國之利器。

不可以示人。彼聖人者，天下之利器也，非所以明天下也。故絕聖棄知，大盜乃止。擿玉毀珠，小盜不起。焚符破璽，而民朴鄙。掊斗折衡，而民不爭。殫殘天下之聖法，而民始可與論議。擢亂六律，鑠絕竽瑟，塞瞽曠之耳。而天下始人含其聰矣。滅文章，散五采，膠離朱之目。而天下始人含其明矣。毀絕鉤繩，而棄規矩，攬工倕之指。而天下始人有其巧矣。故曰：大巧若拙，削曾史之行，鉗楊墨之口，攘棄仁義，而天下之德始玄同矣。彼人含其明，則天下不鑠矣。人含其聰，則天下不累矣。人含其知，則天下不惑矣。人含其德，則天下不僻矣。彼曾、史、楊、墨、師曠、工倕、離朱者，皆外立其德，而以燭亂天下者也。法之所無用也。子獨不知至德之世乎？昔者容成氏、大庭氏、伯皇氏、中央氏、栗陸氏、驪畜氏、軒轅氏、赫胥氏、尊盧氏、祝融氏、伏戲氏、神農氏，當是時也，民結繩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樂其俗，安其居，鄰國相望，雞狗之音相聞，民至老死而不相往來。若此之時，則至治已。今遂至使民延頸舉踵曰：某所有賢者，贏糧而趣之，則內棄其親，而外去其主之事，足跡接乎諸侯之境，車軌結乎千里之外，則是上好知之過也。上誠好知而無道，則天下大亂矣。何以知其然邪？夫弓弩、畢、弋、機變之知多，則鳥亂於上矣。鉤、餌、網、罟、罾、筍之知多，則魚亂於水矣。削格、羅落、置罟之知多，則獸亂於澤矣。知詐、漸、毒、頡、滑、堅、白、解、垢、同、異之變多，則俗惑於辯矣。故天下每每大亂，罪在於好知。故天下皆知求其所不知，而莫知求其所已知者，皆知非其所不善，而莫知非其所已善者，是以大亂。故上悖日月之明，下爍山川之精，中墮四時之施，喘、奕、之、蟲、肖、翹、之、物，莫不失其性，甚矣夫好知

之亂天下也。自三代以下者是已。舍天種種之民。而說夫役役之佞。釋夫恬淡無爲。而說夫嗥嗥之意。嗥嗥已亂天下矣。天下天下之治方術者多矣。皆以其有爲不可加矣。古之所謂道術者。果惡乎在。曰。無乎不在。曰。神何由降。明何由出。聖有所生。王有所成。皆原於一。不離於宗。謂之天人。不離於精。謂之神人。不離於真。謂之至人。以天爲宗。以德爲本。以道爲門。兆於變化。謂之聖人。以仁爲恩。以義爲理。以禮爲行。以樂爲和。薰然慈仁。謂之君子。以法爲分。以名爲表。以參爲驗。以稽爲決。其數一二三四是也。百官以此相齒。以事爲常。以衣食爲主。蕃息畜藏。老弱孤寡爲意。皆有以養民之理也。古之人其備乎。配神明。醇天地。育萬物。和天下。澤及百姓。明於本數。係於末度。六通四辟。小大精粗。其運無乎不在。其明而在數度者。舊法世傳之史。尙多有之。其在於詩書禮樂者。鄒魯之士。搢紳先生。多能明之。詩以道志。書以道事。禮以道行。樂以道和。易以道陰陽。春秋以道名分。其數散於天下。而設於中國者。百家之學。時或稱而道之。天下大亂。聖賢不明。道德不一。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譬如耳目鼻口。皆有所明。不能相通。猶百家衆技也。皆有所長。時有所用。雖然。不該不徧。一曲之士也。判天地之美。析萬物之理。察古人之全。寡能備於天地之美。稱神明之容。是故內聖外王之道。闇而不明。鬱而不發。天下之人。各爲其所欲焉。以自爲方。悲夫。百家往而不反。必不合矣。後世之學者。不幸不見天地之純。古人之大體。道術將爲天下裂。不侈於後世。不靡於萬物。不暉於數度。以繩墨自矯。而備世之急。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墨翟禽滑釐。聞其風而說之。爲

之大過已之大順。作爲非樂。命之曰節用。生不歌。死無服。墨子汜愛兼利而非鬪。其道不怒。又好學而博。不異。不與先王同。毀古之禮樂。黃帝有咸池。堯有大章。舜有大韶。禹有大夏。湯有大濩。文王有辟雍之樂。武王周公作武。古之喪禮。貴賤有儀。上下有等。天子棺槨七重。諸侯五重。大夫三重。士再重。今墨子獨生不歌。死不服。桐棺三寸而無槨。以爲法式。以此教人。恐不愛人。以此自行。固不愛己。未敗墨子道。雖然。歌而非歌。哭而非哭。樂而非樂。是果類乎其生也。勤其死也。薄其道大穀。使人憂。使人悲。其行難爲也。恐其不可以爲聖人之道。反天下之心。天下不堪。墨子雖獨能任。奈天下何。離於天下。其去王也遠矣。墨子稱道曰。昔者禹之湮洪水。決江河而通四夷九州也。名山三百。支川三千。小者無數。禹親自操橐耜。而九雜天下之川。腓無胈。脛無毛。沐甚風。櫛疾雨。置萬國。禹大聖也。而形勞天下也如此。使後世之墨者。多以裘褐爲衣。以跂蹻爲服。日夜不休。以自苦爲極。曰。不能如此。非禹之道也。不足謂墨。相里勤之弟子。五侯之徒。南方之墨者。苦獲。已齒。鄧陵子之屬。俱誦墨經。而倍誦不同。相謂別墨。以堅白同異之辯相訾。以綺偶不忤之辭相應。以巨子爲聖人。皆願爲之尸。冀得爲其後世。至今不決。墨翟禽滑釐之意。則是其行則非也。將使後世之墨者。必自苦以腓無胈。脛無毛。相進而已矣。亂之上也。治之下也。雖然。墨子真天下之好也。將求之不得也。雖枯槁不舍也。才士也夫。不累於俗。不飾於物。不苟於人。不伎於衆。願天下之安寧。以活民命。人我之養。畢足而止。以此白心。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宋鉞。尹文。聞其風而說之。作爲華山之冠。

以自表接萬物以別宥爲始。語心之容。命之曰心之行。以誦合驩。以調海內。請欲置之。以爲主。見侮不辱。救民之鬪。禁攻寢兵。救世之戰。以此周行天下。上說下教。雖天下不取。強聒而不舍者也。故曰。上下見厭。而強見也。雖然。其爲人太多。其自爲太少。曰。請欲固置五升之飯足矣。先生恐不得飽。弟子雖飢。不忘天下。日夜不休。曰。我必得活哉。圖傲乎救世之士哉。曰。君子不爲苛察。不以身假物。以爲無益於天下者。明之不如己也。以禁攻寢兵爲外。以情欲寡淺爲內。其小大精粗。其行適至是而止。公而不黨。易而無私。決然無主。趣物而不兩。不顧於慮。不謀於知。於物無擇。與之俱往。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彭蒙、田駢、慎到、聞其風而說之。齊萬物以爲首。曰。天能覆之。而不能載之。地能載之。而不能覆之。大道能包之。而不能辯之。知萬物皆有所可。有所不可。故曰。選則不徧。教則不至。道則無遺者矣。是故慎到棄知去己。而緣不得已。泠汰於物。以爲道理。曰。知不知。將薄知而後鄰傷之者也。謾髀無任。而笑天下之尙賢也。縱脫無行。而非天下之大聖。椎拍輓斷。與物宛轉。舍是與非。苟可以免。不師知慮。不知前後。魏然而已矣。推而後行。曳而後往。若飄風之還。若羽之旋。若磨石之隧。全而無非。動靜無過。未嘗有罪。是何故。夫無知之物。無建己之患。無用知之累。動靜不離於理。是以終身無譽。故曰。至於若無知之物而已。無用聖賢。夫塊不失道。豪傑相與笑之曰。慎到之道。非生人之行。而至死人之理。適得怪焉。田駢亦然。學於彭蒙。得不教焉。彭蒙之師曰。古之道人。至於莫之是。莫之非而已矣。其風竄然。惡可而言。常反人不見觀。而不免於齟齬。其所謂道。

非道而所言之躋，不免於非。彭蒙田駢慎到不知道，雖然，槩乎皆嘗有聞者也。以本爲精，以物爲粗，以有積爲不足，澹然獨與神明居。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關尹、老聃聞其風而說之，建之以常無有，主之以太一。以濡弱謙下爲表，以空虛不毀萬物爲實。關尹曰：在己無居，形物自著。其動若水，其靜若鏡。其應若響，芴乎若亡。寂乎若清。同焉者和，得焉者失。未嘗先人而常隨人。老聃曰：知其雄，守其雌，爲天下谿。知其白，守其辱，爲天下谷。人皆取先，己獨取後。曰：受天下之垢，人皆取實，己獨取虛。無藏也，故有餘。歸然而有餘，其行身也，徐而不費，無爲也而笑巧。人皆求福，己獨曲全。曰：苟免於咎，以深爲根，以約爲紀。曰：堅則毀矣，銳則挫矣。常寬容於物，不削於人，可謂至極。關尹、老聃乎！古之博大真人哉！芴漠無形，變化無常，死與生與，天地竝與，神明往與。芒乎何之，忽乎何適。萬物畢羅，莫足以歸。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莊周聞其風而說之，以謬悠之說，荒唐之言，無端崖之辭，時恣縱而不儻，不以綺見之也。以天下爲沈濁，不可與莊語，以卮言爲曼衍，以重言爲真，以寓言爲廣，獨與天地精神往來，而不敖倪於萬物。不譴是非，以與世俗處。其書雖瓌璋而連玞，無傷也。其辭雖參差而諛詭，可觀。彼其充實，不可以已。上與造物者遊，而下與外死生無終始者爲友。其於本也，弘大而辟，深閔而肆。其於宗也，可謂稠適而上遂矣。雖然，其應與化而解於物也，其理不竭。其來不蛻，芒乎昧乎，未之盡者。惠施多方，其書五車，其道舛駁，其言也不中。庥物之意曰：至大無外，謂之大一；至小無內，謂之小一。無厚不可積也，其大千里。天與地卑，山與澤平，日方中方睨，物方

生方死大同而與小同異。此之謂小同異。萬物畢同畢異。此之謂大同異。南方無窮而有窮。今日適越而昔來。連環可解也。我知天之中央。燕之北。越之南。是也。汜愛萬物。天地一體也。惠施以此爲大觀於天下。而曉辯者。天下之辯者相與樂之。卵有毛。雞三足。郢有天下。犬可以爲羊。馬有卵。丁子有尾。火不熱。山出口。輪不蹶地。目不見。指不至。至不絕。龜長於蛇。矩不方。規不可以爲圓。鑿不圍柄。飛鳥之景。未嘗動也。鏃矢之疾。而有不行不止之時。狗非犬。黃馬驪牛三。白狗黑。孤駒未嘗有母。一尺之棰。日取其半。萬世不竭。辯者以此與惠施相應。終身無窮。桓團。公孫龍。辯者之徒。飾人之心。易人之意。能勝人。之口。不能服人之心。辯者之囿也。惠施日以其知與人之辯。特與天下之辯者爲怪。此其柢也。然惠施之口談。自以爲最賢。曰。天地其壯乎。施存雄而無術。南方有倚人焉。曰黃繚。問天地所以不墜不陷。風雨雷霆之故。惠施不辭而應。不慮而對。徧爲萬物說。說而不休。多而無已。猶以爲寡。益之以怪。以反人爲實。而欲以勝人爲名。是以與衆不適也。弱於德。強與物。其塗曠矣。由天地之道。觀惠施之能。其猶一蚤一蚤之勞者也。其於物也。何庸。夫充一尙可。曰愈貴。道幾矣。惠施不能以此自寧。散於萬物而不厭。卒以善辯爲名。惜乎。惠施之才。貽蕩而不得。逐萬物而不反。是窮響以聲。形與影競走也。悲夫。

○此莊生自序也。諸篇多寓言。而此獨爲莊語。諸子形貌。未復綴以惠施。仍是其滑稽本色。〔莊子逸篇〕閔奕之隸。與殷翼之孫。過氏之子。三士相與謀。致人於造物。共之元天之上。元天者。其高四見列星。空闊來風。桐乳致巢。此以其能若其性者。插桃枝於戶。連灰其下。童子入不長。而鬼畏之。是鬼智不如童子也。廉者不食不義之食。不敵不義之水。佛誦所生。必於斥苦。庚市子肩之毀王也。小巫見大巫。拔茅而棄。此其所以終身弗如。童子夜嘯。鬼數若齒。羊溝之雞。三歲爲株。相者視之。

則非良雞也。然數以勝人者。以狸膏塗其頭。豫樟初生。可抓而絕。鶴上高城之堞。而巢於高榆之顛。城壞巢折。陵風而起。故君子之居世者。得時則行義。失時則鶴起。金鐵蒙以大縶。載六驥之上。則致千里。青鷄愛子忘親。聲氏之牛。夜亡而遇襲。止而問焉。我有四足。動而不善。子一足而超踊。何以然。襲曰。以吾一足王於子矣。市上之人。有善戴尊者。累十尊而行。人有與之更者。行道未半。而以其尊顛。亡羊而得牛。斷指而得頭。差入死。燔而揚其灰。流脈竝作。則爲驚怖。陽氣獨上。則爲顛病。以十鈞射者。見天而不見雲。以七鈞射者。見雲而不見鶴。以五鈞射者。見鶴而不見雀。函牛之鼎沸。蟻不得措一足。人而不學。命之曰視皮。學而不行。命之曰輒囊。秋禽之肥。易牙和之。非不美也。彭祖以爲傷壽。故不食之。易姓而王。封於太山。禪於梁父者。七十有二代。其有形兆垠堦勒石。凡千八百餘處。槐之生也。人季春五日而菟耳。十日而鼠耳。更旬而如規。二旬而粟成。虛放見若士。深目鶻背。禮若亢鏹之柄。○莊子書五十一篇。說昔趙文王喜劍。劍士夾門而客。三千餘人。日夜相擊。今有者三十三篇耳。北齊杜弼所注惠施篇。今亦不見。劍昔趙文王喜劍。劍士夾門而客。三千餘人。日夜相擊。於前死。傷者歲百餘人。好之不厭。如是三年。國衰。諸侯謀之。太子悝患之。募左右曰。孰能說王之意。止劍士者。賜之千金。左右曰。莊子當能。太子乃使人以千金奉莊子。莊子弗受。與使者俱往見太子。曰。太子何以教周。賜周千金。太子曰。聞夫子明聖。謹奉千金。以幣從者。夫子弗受。悝尙何敢言。莊子曰。聞太子所欲用周者。欲絕王之喜好也。使臣上說大王而逆王意。下不當太子。則身刑而死。周尙安所事金乎。使臣上說大王。下當太子。趙國何求而不得也。太子曰。然。吾王所見唯劍士也。莊子曰。諾。周善爲劍。太子曰。然。吾王所見劍士。皆蓬頭突鬢垂冠。曼胡之纓。短後之衣。瞋目而語難。王乃說之。今夫子必儒服而見王。事必大逆。莊子曰。請治劍服。治劍服三日。乃見太子。太子乃與見王。王脫白刃待之。莊子入殿門不趨。見王不拜。王曰。子欲何以教寡人。使太子先。曰。臣聞大王喜劍。故以劍見王。王曰。子之劍何能禁制。曰。臣之劍。十步一人。千里不留行。王大說之。曰。天下無敵矣。莊子曰。夫爲劍者。示之以虛。開之以利。後之以發。先之以

至願得之。王曰：夫子休就舍，待命令設戲，請夫子。王乃校劍士七日，死傷者六十餘人，得五六人，使奉劍於殿下，乃召莊子。王曰：今日試使士敦劍，莊子曰：望之久矣。王曰：夫子所御杖長短何如？曰：臣之所奉皆可。然臣有三劍，唯王所用，請先言而後試。王曰：願聞三劍。曰：有天子劍，有諸侯劍，有庶人劍。王曰：天子之劍何如？曰：天子之劍，以燕谿石城爲鋒，齊岱爲鏑，晉魏爲脊，周宋爲鐔，韓魏爲夾，包以四夷，裹以四時，繞以渤海，帶以常山，制以五行，論以刑德，開以陰陽，持以春夏，行以秋冬。此劍直之無前，舉之無上，案之無下，運之無旁，上決浮雲，下絕地紀。此劍一用，匡諸侯，天下服矣。此天子之劍也。文王茫然自失，曰：諸侯之劍何如？曰：諸侯之劍，以知勇士爲鋒，以清廉士爲鏑，以賢良士爲脊，以忠勝士爲鐔，以豪傑士爲夾。此劍直之亦無前，舉之亦無上，案之亦無下，運之亦無旁，上法圓天，以順三光，下法方地，以順四時。中知民意，以安四鄉。此劍一用，如雷霆之震也。四封之內，無不賓服而聽從君命者矣。此諸侯之劍也。王曰：庶人之劍何如？曰：庶人之劍，蓬頭突鬢，垂冠曼胡之纓，短後之衣，瞋目而語難，相擊於前，上斬頸領，下決肝肺。此庶人之劍，無異於鬪雞。一旦命已絕矣，無所用於國事。今大王有天子之位，而好庶人之劍，臣竊爲大王薄之。王乃率而上殿，宰人上食，王三環之。莊子曰：大王安坐定氣，劍事已畢奏矣。於是文王不出宮三月，劍士皆服斃其處也。

○語近國策，非莊生本書也。

【史記】楚威王聞莊周賢，使使厚幣迎之，許以爲相。莊周笑謂楚使者曰：千金、重利、卿相、尊位也，子獨不

見郊祭之犧牛乎。養食之數歲。衣以文繡。以入太廟。當是之時。雖欲爲孤豚。豈可得乎。子亟去。無污我。我寧遊戲污瀆之中。自快。無爲有國者所羈。終身不仕。以快吾志焉。

【莊子】莊子釣於濮水。楚王使大夫二人往先焉。曰。願以境內累矣。莊子持竿不顧。曰。吾聞楚有神龜。死已三千歲矣。王巾笥而藏之廟堂之上。此龜者。寧其死爲留骨而貴乎。寧其生而曳尾於塗中乎。二大夫曰。寧生而曳尾於塗中。莊子曰。往矣。吾將曳尾於塗中。或聘於莊子。莊子應其使曰。子見夫犧牛乎。衣

以文繡。食以芻菽。及其牽而入於太廟。雖欲爲孤犢。其可得乎。〔古今樂錄〕莊周者。齊人也。隱他山岳。潁王遣使。齎金百鎰。聘以相位。周謝使者去。引擊歌

曰。天地之道。近在胃臆。呼噏精神。以養九德。渴不求飲。饑不索食。避世守道。志潔如玉。卿相之位。離可直當。巖巖之石。幽而清涼。枕塊寢處。樂在其央。寒涼固固。可以久長。○周。蒙人。屬宋不屬齊。莊子衣大

布而補之。正屨係履而過魏王。魏王曰。何先生之憊邪。莊子曰。貧也。非憊也。士有道德不能行。憊也。衣弊履穿。貧也。非憊也。此所謂非遭時也。王獨不見夫騰猿乎。其得梓豫章也。攬蔓其枝。而王長其閒。雖羿逢蒙不能睥睨也。及其得柘棘枳枸之閒也。危行側視。振動悼慄。此筋骨非有加急而不柔也。處勢不便。未足以逞其能也。今處昏上亂相之閒。而欲無憊。奚可得邪。此比干之見剖心。微也夫。莊周家貧。故行貨粟於監河侯。監河侯曰。諾。我將得邑金。將貸子三百金。可乎。莊周忿然作色曰。周昨來。有中道而呼者。周顧視車轍中。有鮒魚焉。周問之曰。鮒魚來。子何爲者邪。對曰。我東海之波臣也。君豈有斗升之水而活我哉。周曰。諾。我且南遊吳越之王。激西江之水而迎子。可乎。鮒魚忿然作色曰。吾失我常。與我無所處。吾

得斗升之水然活耳。君乃言此。曾不如早索我於枯魚之肆。〔說苑〕莊周贊者。往貸粟於魏文侯。曰。待吾邑粟之來而獻之。周曰。乃今者周之來。見道旁牛蹄中有鮒魚焉。太息謂周曰。我尙可活也。周曰。須我爲汝南見楚王。決江淮以溉汝。鮒魚曰。今吾命在盃甕之中耳。乃爲我見楚王。決江淮以溉我。汝則求我枯魚之肆矣。今周以貸故來貸粟。而曰須我邑粟來也。而賜臣。卽來亦求臣備肆矣。文侯於是乃發粟百鍾。送之莊周之室。莊子將死。弟子欲厚葬之。莊子曰。吾以天地爲棺槨。日月爲連璧。星辰爲珠璣。萬物爲齋送。吾葬具豈不備邪。何以加此。弟子曰。吾恐烏鳶之食夫子也。莊子曰。在上爲烏鳶食。在下爲螻蟻食。奪彼與此。何其偏也。以不平平。其平也不平。以不徵徵。其徵也不徵。明者唯爲之使。神者徵之。夫明之不勝神也久矣。而愚者恃其所見入於人。其功外也。不亦悲乎。〔新論〕莊子病劇。弟子對之泣。應曰。我今死。則誰先。更百年生。則誰後。必不得免。何貪於須臾。〔已上莊子〕。

繹史卷一百十三

戰國第十三

扁鵲文摯醫術

【史記】扁鵲者，勃海郡鄭人也。姓秦氏，名越人。少時爲人舍長，舍客長桑君過，扁鵲獨奇之，常謹遇之。長桑君亦知扁鵲非常人也，出入十餘年，乃呼扁鵲私坐，閒與語曰：「我有禁方，年老欲傳與公，公毋泄。」扁鵲曰：「敬諾。」乃出其懷中藥予扁鵲，飲是以上池之水三十日，當知物矣。乃悉取其禁方書盡與扁鵲，忽然不見，殆非人也。扁鵲以其言飲藥三十日，視見垣一方人，以此視病，盡見五藏癥結，特以診脈爲名耳。爲醫或在齊，或在趙。在趙者名扁鵲，其後扁鵲過虢，虢太子死，扁鵲至虢宮門下，問中庶子喜方者曰：「太子何病，國中治穰過於衆事？」中庶子曰：「太子病血氣不時，交錯而不得泄，暴發於外，則爲中害，精神不能止邪氣，邪氣畜積而不得泄，是以陽緩而陰急，故暴厥而死。」扁鵲曰：「其死何如時？」曰：「雞鳴至今。」曰：「收乎？」曰：「未也，其死未能半日也。」言臣齊勃海秦越人也，家在於鄭，未嘗得望精光，侍謁於前也。聞太子不幸而死，臣能生之。中庶子曰：「先生得無誕之乎？何以言太子可生也？」臣聞上古之時，醫有俞跗，治病不以湯液醴灑，鑱石橋引，案杙毒熨，一撥見病之應，因五藏之輸，乃割皮解肌，訣脈結筋，搦髓腦，撲荒爪，幕漚澆腸胃，漱漚

五藏。練精易形。先生之方能若是。則太子可生也。不能若是。而欲生之。曾不可以告咳嬰之兒。終日。扁鵲仰天歎曰。夫子之爲方也。若以管窺天。以郟視文。越人之爲方也。不待切脈望色。聽聲寫形。言病之所在。聞病之陽。論得其陰。聞病之陰。論得其陽。病應見於大表。不出千里。決者至衆。不可曲止也。子以吾言爲不誠。試入診太子。當聞其耳鳴而鼻張。循其兩股。以至於陰。當尙溫也。中庶子聞扁鵲言。目眩然而不瞋。舌撝然而不下。乃以扁鵲言入報鯨君。鯨君聞之。大驚。出見扁鵲於中闕。曰。竊聞高義之日久矣。然未嘗得拜謁於前也。先生過小國。幸而舉之。偏國寡臣。幸甚。有先生則活。無先生則棄。捐填溝壑。長終而不得反。言未卒。因嘯唏服臆。魂精泄橫。流涕長潛。忽忽承映。悲不能自止。容貌變更。扁鵲曰。若太子病。所謂尸蹶者也。夫以陽入陰中。動胃續緣。中經維絡。別下於三焦膀胱。是以陽脈下遂。陰脈上爭。會氣閉而不通。陰上而陽內行。下內鼓而不起。上外絕而不爲。使上有絕陽之絡。下有破陰之紐。破陰絕陽之色已廢。脈亂。故形靜如死狀。太子未死也。夫以陽入陰。支蘭藏者生。以陰入陽。支蘭藏者死。凡此數事。皆五藏蹶中之時。暴作也。良工取之。拙者疑殆。扁鵲乃使弟子陽厲鍼砥石。以取外三陽五會。有閒。太子蘇。乃使子豹爲五分之熨。以八減之。齊和煮之。以更熨兩脇下。太子起坐。更適陰陽。但服湯二旬而復故。故天下盡以扁鵲爲能生死人。扁鵲曰。越人非能生死人也。此自當生者。越人能使之起耳。

【說苑】扁鵲過趙。趙王太子暴疾而死。鵲造宮門曰。吾聞國中卒有壤土之事。得無有急乎。中庶子之好

方者應之曰。然。王太子暴疾而死。扁鵲曰。入言鄭醫秦越人能活太子。中庶子難之曰。吾聞上古之爲醫者曰苗父。苗父之爲醫也。以菅爲席。以芻爲狗。北面而祝。以十言耳。請扶而來者。舉而來者。皆平復。如故。子之方能如此乎。扁鵲曰。不能。又曰。吾聞中古之爲醫者曰俞柎。俞柎之爲醫也。搦腦髓。束盲莫。炊灼九竅。而定經絡。死人復爲生人。故曰俞柎。子之方能若是乎。扁鵲曰。不能。中庶子曰。子之方如此。譬若以管窺天。以錐刺地。所窺者甚大。所見者甚少。鈞若子之方。豈足以變駭童子哉。扁鵲曰。不然。物故有味掃而中。蛟頭掩目而別白。黑者。太子之疾。所謂尸厥者也。以爲不然。入診之。太子股陰當濕。耳中焦焦。如有嘯者。聲然者。皆可治也。中庶子入報趙王。趙王跌而趨出門曰。先生遠辱。幸臨寡人。先生幸而有之。則糞土之息得蒙天履地而長爲人矣。先生不有之。則先犬馬填溝壑矣。言未已。涕泣沾襟。扁鵲遂爲診之。先造軒光之竈。八成之湯。砥針礪石。取三陽五輸。子容禱藥。子明吹耳。陽儀反神。子越扶形。子游矯摩。太子遂得復生。天下聞之。皆曰扁鵲能生死人。鵲辭曰。予非能生死人也。特使夫當生者活耳。夫死者猶不可藥而生也。悲夫。亂君之治。不可藥而息也。詩曰。多將熇熇。不可救藥。甚之之辭也。○敘致各異。不妨並美。韓詩亦作虢世子。

【史記】扁鵲過齊。齊桓侯客之。入朝見曰。君有疾在腠理。不治。將深。桓侯曰。寡人無疾。扁鵲出。桓侯謂左右曰。醫之好利也。欲以不疾者爲功。後五日。扁鵲復見曰。君有疾在血脈。不治。恐深。桓侯曰。寡人無疾。扁鵲出。桓侯不說。後五日。扁鵲復見曰。君有疾在腸胃閒。不治。將深。桓侯不應。扁鵲出。桓侯不說。後五日。扁

鵠復見望見桓侯而退走。桓侯使人問其故。扁鵲曰：疾之居腠理也，湯熨之所及也；在血脈，鍼石之所及也；其在腸胃，酒醪之所及也；其在骨髓，雖司命無奈之何。今在骨髓，臣是以無請也。後五日，桓侯體病，使人召扁鵲，扁鵲已逃去。桓侯遂死。使聖人預知微，能使良醫得蚤從事，則疾可已，身可活也。人之所治病，疾多而醫之所病，病道少，故病有六不治：一不治也，輕身重財；二不治也，衣食不能適；三不治也，陰陽并藏氣不定；四不治也，形羸不能服藥；五不治也，信巫不信醫；六不治也，有此一者，則重難治也。

【新語】扁鵲居宋，得罪於宋君，出亡之衛。衛人有病將死者，扁鵲至其家，欲爲治之。病者之父謂扁鵲曰：吾子病甚篤，將爲迎良醫治，非子所能治也。退而不用，乃使靈巫求福請命。對扁鵲而呪，病者卒死。靈巫不能治也。夫扁鵲天下之良醫，而不能與靈巫爭用者，知與不知也。故事求遠而失近，廣藏而狹棄，斯之謂也。

【列子】魯公扈、趙齊嬰二人有疾，同請扁鵲求治。扁鵲治之，既同愈，謂公扈、齊嬰曰：汝曩之所疾，自外而入府藏者，因藥石之所已，今之偕生之疾，與體偕長，今爲汝攻之。何如？二人曰：願先聞其驗。扁鵲謂公扈曰：汝志強而氣弱，故足於謀而寡於斷。齊嬰志弱而氣強，故少於慮而傷於專。若換汝之心，則均於善矣。扁鵲遂飲二人毒酒，迷死三日，剖胸探心，易而置之，投以神藥，既悟如初。二人辭歸，於是公扈反齊嬰之

室而有其妻子。妻子弗識。齊嬰亦反公扈之室。有其妻子。妻子亦弗識。二室因相與訟。求辯於扁鵲。扁鵲辯其所由。訟乃已。

【鷓冠子】魏文侯問扁鵲曰：子昆弟三人，其孰最善爲醫？扁鵲曰：長兄最善，中兄次之，扁鵲最爲下。魏文侯曰：可得聞邪？扁鵲曰：長兄於病視神，未有形而除之，故名不出於家；中兄治病，其在毫毛，故名不出於閭；若扁鵲者，鑿血脈，投毒藥，副肌膚，閒而名出聞於諸侯。魏文侯曰：善。

【戰國策】醫扁鵲見秦武王，武王示之病，扁鵲請除。左右曰：君之病在耳之前，目之下，除之未必已也。將使耳不聽，目不明。君以告扁鵲，扁鵲怒而投其石曰：君與知之者謀之，而與不知者敗之，使此知秦國之政也，則君一舉而亡國矣。

【史記】扁鵲名聞天下，過邯鄲，聞貴婦人，卽爲帶下醫。過雒陽，聞周人愛老人，卽爲耳目痺醫。來入咸陽，聞秦人愛小兒，卽爲小兒醫。隨俗爲變。秦太醫令李醜，自知伎不如扁鵲也，使人刺殺之。至今天下言脈者，由扁鵲也。（注言扁鵲，虛人也，而醫多虛，漢書）扁鵲內經九卷，外經十三卷。

【列子】龍叔謂文摯曰：子之術微矣。吾有疾，子能已乎？文摯曰：唯命所聽。然先言子所病之證。龍叔曰：吾鄉譽不以爲榮，國毀不以爲辱，得而不喜，失而弗憂，視生如死，視富如窮，視人如豕，視吾如人。處吾之家，如逆旅之舍，觀吾之鄉，如戎蠻之國。凡此衆疾，爵賞不能勸，刑罰不能威，盛衰利害不能易，哀樂不能移。

固不可事國君。交親友。御妻子。制僕隸。此奚疾哉。奚方能已之乎。文摯乃命龍叔背明而立。文摯自後向明而望之。既而曰。嘻。吾見子之心矣。方寸之地虛矣。幾聖人也。子心六孔流通。一孔不達。今以聖智爲疾者。或由此乎。非吾淺術所能已也。

【呂氏春秋】齊王疾瘡。使人之宋迎文摯。文摯至。視王之疾。謂太子曰。王之疾必可已也。雖然。王之疾已。則必殺摯也。太子曰。何故。文摯對曰。非怒王。則疾不可治。怒王。則摯必死。太子頓首彊請曰。苟已王之疾。臣與臣之母以死爭之於王。王必幸臣與臣之母。願先生之勿患也。文摯曰。諾。請以死爲王。與太子期。而將往。不常者三。齊王固已怒矣。文摯至。不解屨登牀。履王衣。問王之疾。王怒而不與言。文摯因出辭以重怒王。王叱而起。疾乃遂已。王大怒不說。將生烹文摯。太子與王后急爭之。而不能得。果以鼎生烹文摯。爨之三日三夜。顏色不變。文摯曰。誠欲殺臣。則胡不覆之。以絕陰陽之氣。王使覆之。文摯乃死。夫忠於治世。易忠於濁世難。文摯非不知活王之疾而身獲死也。爲太子行難以成其義也。

釋史卷一百十四

戰國第十四

鬼谷縱橫之術

【淮南子】晚世之時。六國諸侯。谿異谷別。水絕山隔。各自治其境內。守其分地。握其權柄。擅其政令。下無方伯。上無天子。力征爭權。勝者爲右。恃連與國。約重致。剖信符。結遠援。以守其國家。持其社稷。故縱橫修短生焉。〔風俗通〕鬼谷子。六國時縱橫家。

【鬼谷子】闔粵若稽古聖人之在天地閒也。爲衆生之先。觀陰陽之開闔。以命物。知存亡之門戶。籌策萬類之終始。達人心之理。見變化之朕焉。而守司其門戶。故聖人之在天下也。自古至今。其道一也。變化無窮。各有所歸。或陰或陽。或柔或剛。或開或閉。或弛或張。是故聖人。一守司其門戶。審察其所先後。度權量能。較其技巧。短長。夫賢不肖。知愚勇怯。仁義有差。乃可裨。乃可闔。乃可進。乃可退。乃可賤。乃可貴。無爲以牧之。審定有無。與其實虛。隨其嗜慾。以見其志。意微排其所言。而裨反之。以求其實。貴得其指。闔而裨之。以求其利。或開而示之。或闔而閉之。開而示之者。同其情也。闔而閉之者。異其誠也。可與不可。審明其計。謀以原其同異。離合有守。先從其志。卽欲裨之。貴周。卽欲闔之。貴密。周密之貴微。而與道相追。裨之者。料

其情也。闔之者，結其誠也。皆見其權衡輕重，乃爲之度數。聖人因而爲之慮，其不中權衡度數，聖人因而自爲之慮。故捭者，或捭而出之，或捭而內之。闔者，或闔而取之，或闔而去之。捭闔者，天地之道。捭闔者，以變動陰陽。四時開閉，以化萬物。縱橫反出，反覆反忤，必由此矣。捭闔者，道之大化說之變也。必豫審其變化口者，心之門戶也。心者，神之主也。志意喜欲，思慮智謀，此皆由門戶出入。故關之以捭闔，制之以出入。捭之者，開也。言也。陽也。闔之者，閉也。默也。陰也。陰陽其和，終始其義。故言長生、安樂、富貴、尊榮、顯名、愛好、財利、得意、喜欲爲陽。曰始。故言死亡、憂患、貧賤、苦辱、棄損、亡利、失意、有害、刑戮、誅罰爲陰。曰終。諸言法陽之類者，皆曰始。言善以始其事。諸言法陰之類者，皆曰終。言惡以終爲謀。捭闔之道，以陰陽試之。故與陽言者，依崇高。與陰言者，依卑小。以下求小，以高求大。由此言之，無所不出，無所不入，無所不可。可以說人，可以說家，可以說國，可以說天下。爲小無內，爲大無外。益損去就，倍反皆以陰陽御其事。陽動而行，陰止而藏。陽動而出，陰隨而入。陽還終始，陰極反陽。以陽動者，德相生也。以陰靜者，形相成也。以陽求陰，苞以德也。以陰結陽，施以力也。陰陽相求，由捭闔也。此天地陰陽之道。而說人之法也。爲萬事之先。是謂圓方之門戶。

反應 古之大化者，乃與無形俱生。反以觀往，覆以驗來。反以知古，覆以知今。反以知彼，覆以知己。動靜虛實之理，不合來今。反古而求之，事有反而得覆者。聖人之意也。不可不察。人言者，動也。已默者，靜也。因其言聽其辭，言有不合者，反而求之。其應必出。言有象，事有比。其有象比，以觀其次。象者，象其事。比

者比其辭也。以無形求有聲。其釣語合事。得人實也。其張置網而取獸也。多張其會而司之道。合其事。彼自出之。此釣人之網也。常持其網驅之。其言無比。乃爲之變。以象動之。以報其心。見其情。隨而牧之。已反往。彼覆來。言有象比。因而定基。重之襲之。反之覆之。萬事不失其辭。聖人所誘。愚智事皆不疑。古善反聽者。乃變鬼神。以得其情。其變當也。而牧之審也。牧之不審。得情不明。得情不明。定基不審。變象比必有反辭。以還聽之。欲聞其聲。反嘿。欲張反臉。欲高反下。欲取反與。欲開情者。象而比之。以牧其辭。同聲相呼。實理同歸。或因此。或因彼。或以事上。或以牧下。此聽真僞。知同異。得其情詐也。動作言嘿。與此出入。喜怒由此。以見其式。皆以先定。爲之法則。以反求覆。觀其所托。故用此者。已欲平靜。以聽其辭。察其事。論萬物。別雌雄。雖非其事。見微知類。若探人而居其內。量其能。射其意也。符應不失。如騰蛇之所指。若羿之引矢。故知之始。已自知。而後人知也。其相知也。如比目之魚。見形也。若光之與影也。其察言也不失。若磁石之取鍼。舌之取燔骨。其與人也微。其見情也疾。如陰與陽。如陽與陰。如圓與方。如方與圓。未見形。圓以道之。旣形。方以事之。進退左右。以是司之。已不先定。牧人不正。事用不巧。是謂忘情。失道已審。先定以牧人。策而無形容。莫見其門。是謂天神。內君臣上下之事。有遠而親。近而疎。就之不用。去之反求。日進前而不御。遙聞聲而相思。事皆有內攬。素結本始。或結以道德。或結以黨友。或結以財貨。或結以采色。用其意。欲入則入。欲出則出。欲親則親。欲疎則疎。欲就則就。欲去則去。欲求則求。欲思則思。若蚨母之從其子也。出無

閒入無朕。獨往獨來。莫之能止。內者進說辭。撻者撻所謀也。故遠而親者。有陰德也。近而疎者。志不合也。就而不用者。策不得也。去而反求者。事中來也。日進前而不御者。施不合也。遙聞聲而相思者。合於謀。待決事也。故曰。不見其類而說之者。見逆。不得其情而說之者。見非。得其情。乃制其術。此用可出可入。可撻可開。故聖人立事。以此先知。而撻萬物。由夫道德仁義禮樂計謀。先取詩書。混說損益。議論去就。欲合者用內。欲去者用外。外內者。必明道數。揣策來事。見疑決之。策無失計。立功建德。治民入產業。曰撻而內合。上暗不治。下亂不寤。撻而反之。內自得而外不留。說而飛之。若命自來已。迎而御之。若欲去之。因危與之。環轉因化。莫知所爲。退爲大儀。撻物有自然。事有合離。有近而不可見。遠而可知。近而不可見者。不察其辭也。遠而可知者。反往以驗來也。蠲者罅也。罅者罅也。罅者成大隙也。蠲始有朕。可抵而塞。可抵而卻。可抵而息。可抵而匿。可抵而得。此謂抵蠲之理也。事之危也。聖人知之。獨保其用。因化說事。通達計謀。以識細微。經起秋毫之末。揮之於太山之本。其施外兆。萌芽蘖之謀。皆由抵蠲。隙爲道術。天下分錯。上無明主。公侯無道德。則小人讒賊。賢人不用。聖人竄匿。貪利詐僞者。作君臣相惑。土崩瓦解。而相伐射。父子離散。乖亂反目。是謂萌芽蠲罅。聖人見萌芽蠲罅。則抵之以法。世可以治。則抵而塞之。不可治。則抵而得之。或抵如此。或抵如彼。或抵反之。或抵覆之。五帝之政。抵而塞之。三王之事。抵而得之。諸侯相抵。不可勝數。當此之時。能抵爲右。自天地之合離始終。必有蠲隙。不可不察也。察之以裨闔。能用此道。聖人也。聖人者。

天地之使也。世無可抵，則深隱而待時。時有可抵，則爲之謀。可以上合，可以檢下，能因能循，爲天地守神。飛凡度權量能，所以徵遠來近。立勢而制事，必先察同異，別是非之語，見內外之辭，知有無之數，決安危之計，定親疎之事。然後乃權量之。其有隱括，乃可徵，乃可求，乃可用。引鈞箝之辭，飛而箝之。鈞箝之語，其說辭也。乍同乍異，其不可善者，或先徵之，而後重累，或先重以累，而後毀之，或以重累爲毀，或以毀爲重累。其用，或稱財貨琦瑋珠玉白璧采色以事之，或量能立勢以鈞之，或伺候見嚮而箝之。其事用抵巇，將欲用之於天下，必度權量能，見天時之盛衰，制地形之廣狹，岨嶮之難易，人民財貨之多少，諸侯之交，孰親孰疎，孰愛孰憎，心意之慮，懷審其意，知其所好惡，乃就說其所重，以飛箝之辭，鈞其所好，以箝求之。用之於人，則量智能，權材力，料氣勢，爲之樞機，以迎之，隨之，以箝和之，以意宜之。此飛箝之綴也。用於人，則空往而實來，綴而不失，以究其辭，可箝而縱，可箝而橫，可引而東，可引而西，可引而南，可引而北，可引而反，可引而覆，雖覆能復，不失其度。忤凡趨合倍反，計有適合，化轉環屬，各有形勢，反覆相求，因事爲制。是以聖人居天地之間，立身御世，施教揚聲，明名也。必因事物之會，觀天時之宜，因知所多所少，以此先知之，與之轉化。世無常貴，事無常師，聖人常爲無不爲，所聽無不聽，成於事而合於計謀，與之爲主，合於彼而離於此，計謀不兩忠，必有反忤。反於此，忤於彼，忤於此，反於彼，其術也。用之天下，必量天下而與之。用之國，必量國而與之。用之家，必量家而與之。用之身，必量身材能氣勢而與之。大小進退，其用一也。

必先謀慮計定而後行之以飛箝之術。古之善背向者。乃協四海。包諸侯。忤合天地而化轉之。然後以之求合。故伊尹五就湯。五就桀。然後合於湯。呂望三就文王。三入殷。而不能有所明。然後合於文王。此知天命之筭。故歸之不疑也。非至聖人達奧。不能御世。不勞心苦思。不能原事。不悉心見情。不能成名。材質不惠。不能用兵。忠實無真。不能知人。故忤合之道。己必自度材能知睿。量長短遠近。孰不如。乃可以進。乃可以退。乃可以縱。乃可以橫。揣古之善用天下者。必量天下之權。而揣諸侯之情。量權不審。不知強弱。輕重之稱。揣情不審。不知隱匿。變化之動靜。何謂量權。曰。度於大小。謀於衆寡。稱貨財有無。科人民多少。饒乏有餘。不足幾何。辨地形之險易。孰利孰害。謀慮孰長孰短。君臣之親疎。孰賢孰不肖。與賓客之知睿。孰少孰多。觀天時之禍福。孰吉孰凶。諸侯之親。孰用孰不用。百姓之心。去就變化。孰安孰危。孰好孰憎。反側孰便。能知此者。是謂權量。揣情者。必以其甚喜之時往。而極其欲也。其有欲也。不能隱其情。必以其甚懼之時往。而極其惡也。其有惡也。不能隱其情。情欲必失其變。感動而不知其變者。乃且錯其人。勿與語。而更問其所親。知其所安。夫情變於內者。形見於外。故常必以其見者而知其隱者。此所謂測深揣情。故計國事者。則當審權量。說人主。則當審揣情。謀慮情欲。必出於此。乃可貴。乃可賤。乃可重。乃可輕。乃可利。乃可害。乃可成。乃可敗。其數一也。故雖有先王之道。聖智之謀。非揣情隱匿。無所索之。此謀之大本也。而說之法也。常有事於人人。莫先先事而至。此最難爲。故曰。揣情最難守司。言必時其謀慮。故觀蜎飛蠕動。無

不有利害。可以生事。美生事者。幾之勢也。此揣情飾言。成文章而後論之。

篇摩之符也。內符者。揣之主。

也。用之有道。其道必隱。微揣之以其所欲。測而探之。內符必應。其應也。必有爲之。故微而去之。是謂塞窮。匿端。隱貌。逃情。而人不知。故能成其事。而無患。摩之在此。符之在彼。從而應之。事無不可。古之善摩者。如操鈎而臨深淵。餌而投之。必得魚焉。故曰。主事日成。而人不知。主兵日勝。而人不畏也。聖人謀之於陰。故曰。神成之於陽。故曰。明所謂主事日成者。積德也。而民安之。不知其所以利。積善也。而民道之。不知其所以然。而天下比之神明也。主兵日勝者。常戰於不爭。不費。而民不知。所以服。不知所以畏。而天下比之神明也。摩者。有以平。有以正。有以喜。有以怒。有以名。有以行。有以廉。有以信。有以利。有以卑。平者。靜也。正者。直也。喜者。說也。怒者。動也。名者。發也。行者。成也。廉者。潔也。信者。明也。利者。求也。卑者。諂也。故聖人所獨用者。衆人皆有之。然無成功者。其用之非也。故謀莫難於固密。說莫難於悉聽。事莫難於必成。此三者。然後能之。故謀必欲周密。必擇其所與通者說也。故曰。或結而無隙也。夫事成必合於數。故曰。道數與時相偶者也。說者聽必合於情。故曰。情合者聽。故物歸類。抱薪趨火。燥者先然。平地注水。濕者先濡。此物類相應於勢。譬猶是也。此言內符之應外摩也。如是。故曰。摩之以其類。焉有不相應者。乃摩之以其欲。焉有不聽者。故曰。獨行之道。夫幾者不晚。成而不抱。久而化成。

篇

說者。說之也。說之者。資之也。飾言者。假之也。假

之者。益損也。應對者。利辭也。利辭者。輕論也。成義者。明之也。明之者。符驗也。難言者。卻論也。卻論者。釣幾

也。佞言者諂而干忠。諛言者博而干智。平言者決而干勇。威言者權而干信。靜言者反而干勝。先意承欲者。諂也。繁稱文辭者。博也。策選進謀者。權也。從舍不疑者。決也。先分不足而窒非者。反也。故口者。幾關也。所以閉情意也。耳目者。心之佐助也。所以窺聞見姦邪。故曰。參調而應。利道而動。故繁言而不亂。翱翔而不迷。變易而不危者。觀要得理。故無目者不可示以五色。無耳者不可告以五音。故不可以往者。無所開之也。不可以來者。無所受之也。物有不通者。故不事也。古人有言曰。口可以食。不可以言。言者有諱忌也。衆口鑠金。言有曲故也。人之情。出言則欲聽。舉事則欲成。是故智者不用其所短。而用愚人之所長。智者不用其所拙。而用愚人之所工。故不困也。言其有利者。從其所長也。言其有害者。避其所短也。故介蟲之捍也。必以堅厚。螫蟲之動也。必以毒螫。故禽獸知用其長。而談者知用其用也。故曰。辭言五。曰病。曰恐。曰憂。曰怒。曰喜。五者有一。必失中和。而不平。嗚。故曰。病者。感衰氣而不神也。恐者。腸絕而無主也。憂者。閉塞而不泄也。怒者。妄動而不治也。喜者。宣散而無要也。此五者。精則用之。利則行之。則與智者言。依於博。與拙者言。依於辨。與辨者言。依於要。與貴者言。依於勢。與富者言。依於高。與貧者言。依於利。與賤者言。依於謙。與勇者言。依於敢。與過者言。依於銳。此其術也。而人常反之。是故與智者言。將此以明之。與不智者言。將此以教之。而甚難爲也。故言多類。事多變。故終日言不失其類。故事不亂。終日不變而不失其主。故智貴不妄。聽貴聰。智貴明。辭貴奇。

謀爲人

凡謀有道。必得其所因。以求其情。審得其情。乃立三儀。三儀者。

曰上曰中曰下。參以立焉。以生奇。奇不知其所擁。始於古之所從。故鄭人之取玉也。載司南之車。爲其不惑也。夫度財量能。揣情者。亦事之司南也。故同情而俱相親者。其俱成者也。同欲而相疎者。其偏害者也。同惡而相親者。其俱害者也。同惡而相疎者。偏害者也。故相益則親。相損則疎。其數行也。此所以察同異之分。其類一也。故牆壞於其隙。木毀於其節。斯蓋其分也。故變生於事。事生謀。謀生計。計生議。議生說。說生進。進生退。退生制。因以制於事。故百事一道而百度一數也。夫仁人輕貨。不可誘以利。可使出費。勇士輕難。不可懼以患。可使據危。智者達於數。明於理。不可欺以誠。可示以道理。可使立功。是三才也。故愚者易蔽也。不肖者易懼也。貪者易誘也。是因事裁之。故爲強者積於弱也。有餘者積於不足也。此其道術行也。故外親而內疎者。說內內親而外疎者。說外。故因其疑以變之。因其見以然之。因其說以要之。因其勢以成之。因其惡以權之。因其患以斥之。摩而恐之。高而動之。微而正之。符而應之。擁而塞之。亂而惑之。是謂計謀。計謀之用。公不如私。私不如結。結而無隙者也。正不如奇。奇流而不止者也。故說人主者。必與之言奇。說人臣者。必與之言私。其身內。其言外者。疎。其身外。其言深者。危。無以人之近所不欲而強之於人。無以人之所不知而教之於人。人之有好也。學而順之。人之有惡也。避而諱之。故陰道而陽取之也。故去之者縱之。縱之者乘之。貌者不美。又不惡。故至情托焉。可知者。可用也。不可知者。謀者所不用也。故曰。事貴制人。而不貴見制於人。制人者。握權也。見制於人者。失命也。故聖人之道陰。愚人之道陽。智者事易。而

不智者事難。以此觀之。亡不可以爲存。而危不可以爲安。然而無爲而貴智矣。智用於衆人之所不能知。而能用於衆人之所不能見。既用見。可否擇事而爲之。所以自爲也。見不可擇事而爲之。所以爲人也。故先王之道陰言有之曰。天地之化。在高與深。聖人之制道。在隱與匿。非獨忠信仁義也。中正而已矣。道理達於此義者。則可與言。由能得此。則可與穀遠近之義。

【說苑】鬼谷子曰。人之不善。而能矯之者。難矣。說之不行。言之不從者。其辨之不明也。既明而不行者。持之不固也。既固而不行者。未中其心之所善也。辯之明之。持之固之。又中其人之所善。其言神而珍。白而分。能入於人之心。如此而說不行者。天下未嘗聞也。此之謂善說。

【拾遺記】張儀蘇秦二人同志好學。迭翦髮而鬻之。以相養成。傭力寫書。非聖人之言不讀。遇見墳典。行途無所題記。以墨書掌及股裏。夜還而寫之。折竹爲簡。二人每假食於路。剝樹皮編以爲書帙。以盛天下良書。嘗息大樹之下。假息而寐。有一先生言。二子何勤苦也。儀秦又問之。子何國人。答曰。吾生於歸谷。亦云鬼谷。鬼者歸也。又云歸者。谷名也。乃謂其術教以于世。出俗之辯。即探胷內。得二卷說書言輔時之事。【論衡】蘇秦張儀從橫。習之鬼谷先生。掘地爲坑。曰。下說。令我泣出。則耐分人君之地。蘇秦下說。鬼谷先生泣下沾襟。鬼谷子。鬼谷先生曰。蘇秦張儀一體也。然其觸尾厲角。含吐縱橫。儀下如秦。是能分人主之地也。○今本無。

【真隱傳】鬼谷先生不知何許人也。隱居韜智居鬼谷山。因以爲稱。蘇秦張儀師之。遂立功名。先生遺書。

貴之曰。若二君豈不見河邊之樹乎。僕御折其枝。波浪盪其根。上無徑尺之陰。下被數十之痕。此木豈與天地有仇怨。所居然也。子不見嵩岱之松柏。華霍之檀桐乎。上枝干於青雲。下根通於三泉。千秋萬歲不受斧斤之患。此木豈與天地有骨肉哉。蓋所居然也。○錄無記曰。鬼谷先生者。古之真仙也。云姓王氏。自軒轅瀛鬼谷山。受道弟子百餘人。惟張儀蘇秦不慕神仙。好縱橫之術。時王繼頹池。諸侯相征。陸弱暴寡。干戈雲擾。二子得志。肆聲吻於戰國之中。或遇或否。或屯或泰。以辯譎相高。爭名貪祿。無復雲林之志。先生遺儀秦書曰。二君足下。功名赫赫。但春到秋。不得久茂。日既將盡。時既將老。君不見河邊之樹乎。僕取折其枝。波浪激其根。此木非與天下人有仇怨。所居然也。子不見嵩岱松柏。華霍之樹。上葉凌青雲。下根通三泉。上有玄狐黑猿。下有豹隱龍潛。千秋萬歲。不逢斤斧之患。此木非與天下人有骨肉。蓋所居然也。今二子好雲路之榮。慕長久之功。輕喬松之永。貴一夕之浮爵。痛焉。悲夫。二君。痛焉。悲夫。二君。儀秦答書曰。先生秉德宏弘。饑必噉芝英。渴必飲玉漿。德與神靈齊。明與三光同。不忘賜書。戒以貪味。儀以不敏。名聞不昭。入秦匡霸。欲翼時君。刺以河邊。喻以深山。雖與空聞。誠銜斯旨。儀等曰。偉哉先生。玄覽遺鑒。與亡皎然。二子不能抑志退身。甘蓼蟲之樂。棲竹葦之巢。自撥浪浪。悲夫。痛哉。○此皆擬作耳。〔典略〕邯鄲之北。有蘇大侯者。蘇秦往說之。大侯送以黃金百鎰。其友丞諫曰。君侯之與客無故舊。而送之百金。其說可得聞邪。蘇大侯曰。客天下辯士也。立談之閒。再奪吾地。而復歸之。吾地雖小。豈直百金邪。〔漢書〕從橫家。蘇子三十一篇。名秦。張子十篇。名儀。

